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僧

752

18



曾4
752
18

讀通鑑論卷十二

船山遺書

惠帝之愚。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瘡而無知宋光宗之制于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于惠帝無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為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傳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不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不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于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况荀勗馮統賈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傳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非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劾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愚知華之非有密用持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于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于武后以濟大難。華破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為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華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願望先志先奪亦有為于後。幹旋于已亂之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湯檢踰閑驕淫。懷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于事功而略于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為天下所讓。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為恥。其以世事為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舉。張華傳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况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大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既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危。西略諸夷。三千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為主于中國。而邊遠之地。虛于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為主于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飢寒。勤畜牧。

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麋獮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養之氣而既入中國沈迷于膏粱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騎危之裔乃養其銳于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于東金人有河汴而蒙古乘之于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即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晉為中國之民且進而為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徒戎于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子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季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于中國之谿山林谷遠徙無恆後世為流民為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并陘以南夾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數淮夷也商維浙鄆房均戎蠻陸渾也蠻坐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嚴處島夷也其後以郡縣圖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于地無以居之地餘于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為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為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責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之為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略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為流民為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狼也其屬擊于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為不征不徭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為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為虎兕蛇蝎所盤踞于是子首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遇征調則若責己以不堪而怨咨離散其銳者不以行乞為恥其黠者則以湯佚為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乎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靖柳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淮浦夔鄭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勞費于一時而利興于千載大有為之君相哉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士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與其尚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乎吳何其明也執政于淫昏之廷而庶務相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為陳蕃之為以冀免于禍抑不可不謂工于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威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為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既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為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于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昇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濁之間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處于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謚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懸望者唯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為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覺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實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為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為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于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間則氣不可復振氣已吞而能有為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雖義為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沈于其間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于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于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鑿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為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于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羈縻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為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償其死人之免于銖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于為穎將兵之日而死于為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為賊鶴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于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為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追之于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為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將託于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異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

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之以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人不擇而借之以為美為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子哉嗚呼苟有文馬人思借之矣違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太白永王東巡之歌水王借之也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偓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子郭有道蘇軾之子司馬溫公幸也然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馬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勿以悅人為天下侮奚足為累而效不才之標焉

有必不可任之時則保身尚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于下孤主立于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任也必不可任而以保身為尚者其唯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即不然而為范增之從項羽郭嘉首依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馬唯至于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為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于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強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成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即欲掖之以為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于狂瀉凶狡之中寄命于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為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裴蒙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一方之民習于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廠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為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然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誠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于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由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以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于孫氏遠矣乃尚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于名法之中而急于事功以為賢則涵冰從容之意不復存于風俗安所得高視遠覽以矜于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旅散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為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殺教不違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讒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于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既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尚欲為之擊鮮耳烏桓則猶未必遽肯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推而啖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蓋育于西河有年矣淵匪如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于新華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有穎之挑宣之啖以糜爛膏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于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亦淵之族亦憎矣哉而推禍原所故則王浚之結務勿塵之先也司馬氏自訂于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耳而開于餘年之釁顯懼鮮耳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美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石敬瑭之妻于璣于契丹而無遺種豈或與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祖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讐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詔詣行在豈惠帝之聞能知紹而任之子司馬越召之耳問也又也穎也馬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為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于正奉土木偶人之尊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危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為司馬越之廝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以免于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于北行而延祀于杭州幸也琅邪王免于劉石之禍而延祀于建康非幸也當穎馬騰越交訂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

然者有本矣八王靈爭之日晉室紛紜轉輾人困于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于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任東海而邪止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為躁君非至論也乃所謂靜者于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于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為者無有禁我以弗為所難者身處于萬端危懼之中而酒食相糜亦絃相繫于是而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日悠然天字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後復與人爭濼洄于漩復之中乎澄神定志于滄史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于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于刑琅邪之全宗社于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為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于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于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宏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為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唯宏能用侃侃固在宏憚憚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馬謖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為馬謖越亦不為越攻馬謖而但移書以責其罪兵止也馬謖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恃不得已擇于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亦止也受越節度終不止嚮以犯闕誅馬謖亦止也張光者馬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馬放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者其所當止不為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干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微宏則周玘顧榮質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才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為社稷之臣挾才而為于去就者蓋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偏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越之人者哉惡帝之為司馬越鳩也無疑越越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

以傳疑于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唯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為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為名史臣于百年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越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于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必不可為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馬而為天下侈司馬穎司馬暉皆將為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暉與穎所不敢為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孰矣無如此土木之間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贊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汶之主以速即于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尚可為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于倒行之一計而反懷帝以立已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為隱諱以免越官官之辟後世亦存為疑案而不推行焉之人夫入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為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即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顧榮羽扇一揮而數萬人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紀瞻拜于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于斯為烈矣嗚呼地皆有入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迫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略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先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止以為根本則唯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為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于先主所與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梁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東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爾而不足
以競又穎禹越之交相殘殺闕然而前積然而增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為戲久矣不足以競
而欲相競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為彊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
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于彼不示以弱而
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亦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既折既摧而還歸于定亦惡至
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于孺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
何為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于陘北不亦慎乎夫琨不能驅市
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亦為其所為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
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問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為
後世僂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于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外人為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債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
侵襄鄴使晉君臣庶食絕援孤畫雖而困其必蹙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于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
陵而遽通山川故苟晞內訌越死眾無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為越罪明矣
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東國之日不能推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
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張駿所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
而不恤自斲之還以自斲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于從違耳一秉政
而唯王衍使數謝鯤郭象胡毋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為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
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于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
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掣于王凌張軌不遠絕于涼州東連琅邪視聰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
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

能安于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于外苟晞雖驕山簡雖慢自不敢亢鈇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飽士馬以
急攻聰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備備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然或亦國君死社稷
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于膜外雖獵衛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
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為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馬與之俱流而戮其仁恕之心志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為國
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口口者也蟲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
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為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况中國之流民乎夫
其闖入吾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視之其忿憤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于人以求
免于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歐則歐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為朋比矣愚民于是而以侮之為
得計士大夫于是而以制之為得勢有司于是以箱束驅除之為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地之生非
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讐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于前矣劉
宏堯山簡閻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其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首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
一時俱越杜殺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即成而何忍况其祇以自
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雒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雒陽之困危也周馥請幸壽春而
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輔止之為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
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于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為公輔矣遷倉垣則苟晞為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
此一情也久宦于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
于貨寶生自庸總其心于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十
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壘缶而肝腦塗地妻子為俘汴京士庶擁李綱以謹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
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壽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

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為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誦現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于致死曹嵩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現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感弱環邪孤王浚境之其勢不振現雖抗慨而舊為曹謚司馬越所汚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已敵而執其聽之使現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果畏鬼神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有素而誓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為也固人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王導東江東之政陳頌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韙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頌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為節其緩急且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况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尚以虛浮而樂于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廢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理者周顛便亮顧榮賀循之流皆雖中舊用之士習于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憤習羈絡者驟使奔走于章程不能祇承而固皆引去于是度矯束溼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于內而不可遏矣夫下壺陶侃固端嚴劫德之士也導固引壺于朝端任侃于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廢矣王安石迫于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懲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于反則折編人憾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又之于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况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尚譽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趨前人之過形君子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于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温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利微功之人而與為逆也導唯無此不軌之志故即因為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六導豈無顧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佚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頌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鋒且有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編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為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陽不從彌以是輕曜而昔之彌盜魁之智且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寶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波孔甚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寶止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揣揣于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為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為困而勒困于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于北而南為蠻夷漢高帝起于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于南郡縣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幾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莫離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關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于維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于齊周而元氏之族亦守緒遺于蔡而完顏氏之族殲耶律亡而其支庶猶全于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鴿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長之所以愚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絲絮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鶩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禮樂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敗類罪通于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貪之為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論史者或稱以為賢殷飾女以進于聰而固其寵不足比數于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論者以為賢則且為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于人類而不可不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既以不忍傷恩為重矣且子曰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媿媿以繼進父母雖恨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子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于俄頃之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之過即有專諫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

其徒不感其飾非蓄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學其不勝微言如啞奪之者喧而氣且為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為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為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于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為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毀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即至雒陽一踰河而即犯關中長安孤懸于一隅互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疇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明矣周顛等之中道而適非愚怯而肯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為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為與區矣聰勒之不意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為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即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襄而止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蕪塞以為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陝而與雒涼繫其絡脉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吝中州而權定都于陳許宛汝之間二虜之不敢即犯輦轂明矣足繼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通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于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亟處危地以徵幸非怯也所擊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夫夷狄亦何嘗不畏中國哉人所胥戴之共主一再為其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足憚也苻堅自將以趨肥水高緯親行以救晉陽皆以自速其亡况素不知兵徒以名義推奉之愍帝子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為孤注而謂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哉然則肅宗擁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為而成收復之功邪曰祿山得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去幽燕而後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

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惟方輿而未載豈孤立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于時理因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概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為伍其情中與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頌諫琅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利印而韓信陳平開行亟去張元吳昊斥于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即才不如韓陳狡不加張吳乃以効于我而不足以附勇狄盜賊而有餘守顧之說抑無以斂躁動之人心而使順于已然則術其窮子曰此非立法于寬嚴之兩塗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天子大臣急于功則人以功為尚矣急于位則人以位為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者也其為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眾志不爭其為承亂以興復則緩于監國緩于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之戰成皋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蓋故韓信請王終奪之而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赤眉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帷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之位其下愈貴已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振援而上以競貴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充盈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縣于刀俎焉焉晚其肉骨奮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厚視軒冕銖視金玉之心而後可鼓舞天下于功名之路諸葛公曰惟淡泊可以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待綜核裁抑以立綱紀哉倚于寬倚于嚴其失均其敗均矣愍帝詔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造雒陽此危急存亡相湏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止伐視君父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盛德之事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而已矣帝之于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不足以相君其為皇太子非天下之心歸心而費足等之所奉也其為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勉允索綝之所振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為倫穎禹越之爭繇王導諸人有觀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

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華使之者哉名為愍帝之詔實則索綯勉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為君以王導諸人為輔而恬然唯維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繼與允有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也使二子擁愍帝于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于俘虜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餘矣南陽王儼處而日就于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即王位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子心切矣然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圍豚背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為心惕而一為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之豈為人下者一為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于勒密禽于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為最元祐諸君子且為蔡京所惑勿僅以責之驕恃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于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止拒石勒于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眾捍之于淮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寧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宏矣宏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徐杜皆侃也侃功甫奏而即遣王敦奪其權而踞其上左遷侃于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于荆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任侃而侃且為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責亦亦既較然矣侃之不得為純忠帝敬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為敦之為疑之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親暱新附者雖藉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

御也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人將畏之而早已備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能處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以致諫矣而固未可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于幹理于是乎懷忠欲好者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阻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其理顯者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于善者矣抑有謀之協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逡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為我師者也正此才智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擯以所短則悃悃自好之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幽摘微以窮己于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之慮縮我即受之而彼猶欲為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于人之所以聖與隗瑾之告張寔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道之言乎

讀通鑑論卷十三

東晉元帝自此至陳編年論諸國事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為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嗚嗚然願得主而事之人心為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天下方嗚嗚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嗚嗚矣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嗚嗚然願得我而為主則天下之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願下此者擁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效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獎勸聯絡之詔以縻天下之歸已而天下不應我以獎勸聯絡之情辭縻天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道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偽讓之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為謙讓也不能其情疑其氣寬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賈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容廆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恤長安破愍帝得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擁眾而居江左削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為君者然而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即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磾且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齊州王遜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後踐阼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即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寔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反為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已求而迫自君也即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為人臣子抑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迴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伎忘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船山遺書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元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右以分其權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自輔隗協之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承傾危以立國倚眾志以圖存則為勢已孤或外有挾尊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昃而伏篡弒之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靡軀非其所恤然君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而恐不逮即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待王權既尊國紀既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為張弛改易前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為辭而誘天下以歸己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幹而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以為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即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唯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為物情所駭者其可追求之以拂眾怒也乎方正學末之遠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論二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為者為之而成天成之也為之而敗吾之志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傍無可逃唯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為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而孰其知之現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現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為天下僂亦終以不保其血允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為此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忘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為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恒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述願為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汙晉之間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即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

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而既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既已使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唯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得其宜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為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為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為之長一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逝之使頭願為之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為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述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即不隕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動而不謀其終謂首或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或以是死而不能避不避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羣凶之日唯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操之不可終任人具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為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始為嘗試且自謂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既定遼東欲以瞻為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清世難冀戴王室廆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不為屈疑為已甚矣夫瞻秉戴王之忠而廆有可因以效忠之庸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廆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一念遲回忘廆之能用已而不能用廆也則且如荀彧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知夫是音之非能羆獠魁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為亂賊所陷者鮮矣高瞻之智決於俄頃察然若黑白之不相消迎刃而解捷於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拔未繇力窮志沮之日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荀彧乎

祖遜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遜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日而即能致於彼畜之牧之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賚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憂間諜也間諜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為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則歧徑四開而間諜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馬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私徑無則間諜之出入阻矣且間諜者非必蓄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市通歧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讐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深姦巨惡志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王導之不得為純臣也殺周顛而不可論論者摘之允矣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為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忘藉其篡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即愚豈曾此之不察哉乃導之澆忍兩端不足以為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導者以庇其宗族為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盡已所可為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紀瞻下壺陶侃郝鑿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為天子之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其閱閱之素感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情未有不陷於惡者而其死也乃至親統六師名為賊而

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數箇家安危之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為無不可推也上而君降而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物非吾所得私者不得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矣欲者何厭之有哉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為士農習為農點者戴之弱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羅治之子弟而予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已雖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之罪又奚遠哉

明帝

明帝不天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冲當多難舉動偉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徵已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為司徒聽之也導本可為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舉導為君子使況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為下計區區為難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胎王舍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略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冀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心而乘再閱之亂吹枯折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為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為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稱兵犯關王導在再而無所匡正周顛戴淵之死導實與聞其獲疾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蓋劉琨刁協不擇逆順遂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勢迫於家門之隕獲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丞戴淵周顛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下壺郝鑿之謹議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

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公愛子死而不哭，下令力疾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之後，夫豈不可怙愆而欲蓋彌章，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少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亂，沉其下焉者乎？庚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羣，王導下壺都鑿溫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李實梁之顯責，亮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為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可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象立而行其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此之謂無為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飲其職，非不為而固無為也。誠無為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三代千八百年，非無沖人踐阼，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未受命而不違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請鷓鴣之詩而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無有之外，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實梁擅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啟羣爭，不然主幼而國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潰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相約，據壽春，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還之一年，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廢矣。故夷狄之相攻，或為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為利，相攻久而相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也。味者乃曰：外實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竊令曜勒不逼，江東不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求相併，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下令忠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衍謝鯨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逼，叛臣內誣，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下令執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之砥柱。然充其所為，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陸之繇績之，所以弗成也。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覈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末之俗淫，而二南之化游之於茶，管晏之於標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為王道，而實為申商，不覆人之家國者，無幾也。故下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阮勒於成，泉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情，歸之氣求歸，不得亦實建德之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阮成，泉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威兵成，泉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為此言，以安眾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為退步，勒曰：可贊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懸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為反語，以安眾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蘇峻之亂建業殘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遷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為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為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謂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罄乏乍然見之以為至難而未可收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瞻其生不待上之瞻之也故鴻雁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擾則民之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執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心是已人莫不歆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雜賂廬舍帷帶之便利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徒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晚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感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回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眾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却鑿下盡温嶠以共濟艱難實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為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恃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損盜以入室者也是為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悍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究於沖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許淵推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温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逼天子之王導乎温嶠人傑也亮敗賊而嶠敬之不衷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平大難者却鑿温嶠也以死殉國者下盡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諸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温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初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下敦觀望逆黨擁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已不能非諸人况庾亮哉

哉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之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圻電飛水溢草木為妖禽蟲為蟹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赫而升木尸名以徽刑為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而禍亂極矣論者不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即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假賤之術而為君子者效之不亦偵乎石勒起明堂辟雍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嚮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嚮道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之法以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於異而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為已成故□□盜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雍靈臺是已明堂之說見於孟子辟雍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即廟前當辰之堂也辟雍者雍水之側水所環遠之別宮為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與園沼相間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為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後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為敬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之制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與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庠序校異矣一大樂而夏濮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賢文異矣若夫百王不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祇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敗類之儒惡能以此媚□□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鬻聖而竊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

公山洩道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特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
紛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
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宋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甯之色則斬於市
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
而姑自踉蹌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
途而去順即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為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
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為就所忌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冲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孤媚以取天下
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答拜為諸侯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子於諸侯猶大夫於
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祭見僅存者觀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答
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宁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士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踰此三代之
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
而為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廝可惡之惡聲施於詔
令廷杖鎖擊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
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眾威服西域有兼秦雍之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
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
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
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
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

以中國為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所為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
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為特所
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龔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
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既僭位徵壯為太師壯終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忘焉蓋其心執其義守其
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萬萬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
不間壯之志即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
嘗假也壯懷報讐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為侮卻壽之爵祿金帛
而壽不以為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為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竝峙若紹
也濺血湯陰徒為仇讐之篡主死則朱紱酒食為其萬萬而惡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
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為抱志以先亡者悲也

顏含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為之筮含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
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將知何者為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為從并救人
而已不知義以為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
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為人不可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
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
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
地不能自己君子以信己者信之尚弗能盡知也而況凡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
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逮也含庶乎其與聞此矣出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為君子矣

鯨鯢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為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與皝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為奧區為神皋焉故喬夷者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漢以自立地形之異即天氣之分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皋焉非不欲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而亡麟游於沙渚嘯孤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之入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也無足懼也筌之蹄之不能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黎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為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呂結羣小以間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凶悍雖不減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為名以與劉石競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視勢以為從違為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讐為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為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已之弱胸胸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為定論史氏侈為訐謔是非之舛錯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曠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為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詭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

外禦為宰相保其勳名為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下胥以為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以為□□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庾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亦非劉項之時也大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止位為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為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為異類蓄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而競得者也若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眾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已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就謀深而日以滅除虎得就且不如存虎以制就觀其後再聞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為晉助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王就就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之餌眾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尚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虎者不恃就也則就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呼王導都鑿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就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已罪狀而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就不死慕容氏不亂符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折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後非為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疆慕容氏不能敵也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而臨夷陵楚乃失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成成都於宇文氏而江陵因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巴蜀既失橫江而中潰方衛首而中折其腰晉未有不殞

者也李昇之得割據王建為之敵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吳玠捍之也孟昶滅而李煜坐覽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鞏而欲定關中則不得扼秦鞏以保全蜀而遙衛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警待桓温而後與伐蜀之師翔言之温為之雖非忠於晉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紀其功亦必深求其心哉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為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為西周後乎此而為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者即時所尚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獎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虛枵以致敗謝寧靜以立功或以江左風流為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适於用其得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為鄉原之暖姝簡固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弗容自異故陶侃下壺却鑿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隲則殷浩之短暴而謝傳不足以庸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

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為所託矣始依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就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既歸於燕即說就以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蠶尾潛鉤窺伺其舉動而指畫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歸而孰急殺之非徒就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叵測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為國家湯一區夏豈果然哉孰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為之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心庶之置身事外而不與共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温以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隘也皆不足以託社稷而抑為后族非可世委也國柄固矣然亮之責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面折冰之廢子立弟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為晉患明矣夫導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貽桓温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思怨惟心未有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温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王昱持之以為唯温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斯心也温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庚爰之且如猛虎之在側而惔惔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其所以疑則疑者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畜疑者召禍之門也而況乎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既衰庾氏又衰王彪之謝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唯庾氏之是說晉之亡肇於此矣故唯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為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計而宜興師者也桓温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温目笑而心鄙之拜表即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温表至朝廷信之而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帥以繼其後則温軍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惔惔憂之漠然聽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温專其功快誠慮及而胡不為此謀也蓋快者會稽王昱之容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茶然不振者快即為此謀而固不聽徒為太息而無可如何者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已未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矢志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己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齟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

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為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
□□□之名而恣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荏苒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東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
侈擁戴之功以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沮者也而恬無恥以為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
凶終不可反矣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若使使之便習
而安之將奚乎

卒謚可謂得九所矣歷劉石之世微辟不就然而害不及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為激再閱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
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閱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廉享松喬之壽非徒
效忠於晉耳為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
羊之耳可也斯可死也冀壯宛曲以明心卒謚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
也或曰謚三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謚固知其不聽也不聽而生是為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
畢生事畢不矣侯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為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為殷浩言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
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為言計
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
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
之不可縱佚忘自疆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
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為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墟臣民左衽為分外之求曷言於延曾無疚愧何弗自投
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皆師此意以為不競之上術聞戶寒備幸盜賊之不我窺
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志
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

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損之而使成乎坐視嚮令東西並進而吾擁中樞之制溫固吾之
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說之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密
謀之制敵疆臣於尊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符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
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為用也哉健之請命殺廢秋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冉閔而懼也健孤而畏冉閔之
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彊中立而無算居晚晉之弱而可誘以為後圖受其餌則為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
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為吾效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健而欲襲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
襲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孰聞之襄述之耳其辭愈遠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
襄為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一入關而即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
當健襄納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為也則二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為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
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為令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
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能制之則予之奪之殺之而唯吾意不能用矣而欲
制之必敗之道也溫之逆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溫之逆為不可制也惔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溫也夫溫之始豈
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駢一紙書而即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惔惔然相恐
於廷若猛虎之且啞溫乃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
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養情與篡逆之志始發而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糜鹿必暴
矣虎不擾則不擾不走則不追蓋不擾則不整不避則不觸豈徒溫哉重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
爽不爭廟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為廢立制之有道用之有方則溫嚮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
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軍灊上收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驚而立國未固襄甫馳去乍集平曠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其復雒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偏朝廷如裕之為也浩既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非溫內顧之憂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馬建業擁天子以為尊而力弱荆襄挾重兵以為彊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為二溫以荆襄之全力為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忘溫即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縣軍深入爭勝於萬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溫方有事於關雒而苻萇東出山在伐燕欲與溫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傑而植根深固櫻勢重難搖以自取敗勳曾不知以一旅翼溫乘勝以復故都豈不慎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協於溫以成將就之功則溫之心折而不足以騁乃彼方西嚮我且東指徒為立異而生其欺怨謝萬之餘苻萇之妄會稽之聞懷伎以居中欲溫之成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為幸耳其不亡也猶溫兩捷之威有以起葺茶之氣龍言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唯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既滅而復起恪圖段龕於廣固諸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尚眾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怛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衷中之錚錚者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追奔停敵者無幾也於敵且有斬焉而況其人乎戰國交爭敵步卒以併命殺敵以萬計而兵乃為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為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歐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薄攻城者前殞而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旗之下方且嗚呼然相聚以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唯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也其途非一而歐人為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尚於此焉變哉

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遣口護攻維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維然後請遷未晚嗚呼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其誰信之為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而舉國驚憂孫綽陸倕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與公何不尋逐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眾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鍾繇城郭修鳩成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遷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甯而外可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甯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強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鷲符堅之恢詒東西交逼以相吞而惟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疆夷之心馳於江芥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也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理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壓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爲所生周太妃服三年則過既而欲服期是已江革執服總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總乎爲人後而繼太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季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系大綱而違公義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則仁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戕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草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霸獨非人子之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

孰長邪使孟賁晉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有定天下之略則因溫以歸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不
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重寶耳慕容垂秦慕容評以驚新寶水之獲賤而握重兵猛
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符堅之不欲殺垂猛豈能間之而徒為撓亂忘其寵而已矣其書三軍曰王
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給無知之稚子而臨其死
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簡文帝

簡文為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然不相為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
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甚之而猶擁立之以為是可談笑而坐擯之者也蓋至於
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亦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
文既不能折之以衡奕則以死拒溫而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已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
已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即令已殺而溫暴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覲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
耳等死也為晉恭齊順之飲醜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暴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
力為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之勢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
倘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閻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
溫不忘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為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唯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
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之詔惟簡文為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立廷臣欲待溫
處分太子既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唯簡文之已死也孝武帝方十歲
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閻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
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誇論也簡文嘗而彪之不能止者溫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
為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不足為深慕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困不在
應虜而在葛葛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者無間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奪固在諸賢局量之中
而勿能躍治雖決裂而成乎暴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薄尉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
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何所為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己人而不仁
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大耋矣何嗟乎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焉俄而泣忘其嗟而
埋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弋獲矣有涯之日月廢鼓缶之歡營營汲汲笑罵集於厥躬而不恤薄尉一天子百
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逐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日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
以為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
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
之不以敦溫之心為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
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鼓殘息以蹶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
其心外忘其名沈湎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為也謀天下者曰薄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
謀薄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曰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地同矣易地則皆然也
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形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
悱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怙惡以惠身也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不盡然者母后
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冲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為反經矣王彪之欲已之
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為權也桓溫雖死楊豫江三州之軍事桓冲督之

冲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冲特不為王舍耳令之逆於未敗之前已有顯蹟温死人心乍變郁起之流折伏沮喪惡知冲非姑順巽以靡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冲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温存日冲固與相得而為所付託者何不可以規温而使守臣節則冲之無以大異於温審矣若温既亡而或說以誅逐冲不聽者不能也非不為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温且不敢決於誅逐冲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遠信其無他謝安固察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奉太后為名以引大權歸己而冲受裁焉安蓋沈思熟慮熟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曰安為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冲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至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托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桓温之辟雖為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皆以虛聲貽笑固群臣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冲之黨且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自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與己共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簡文之輔政其削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之之為相其僭帝制以濁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托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審經以為權權之常反經以為權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時勢違不獲已而用之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慎言權也

太元年謝安錄尚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穉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而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惠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資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唯役民以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不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為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為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中為之一易再易畝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為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為天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貸為己土乎如此則度征而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偷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新地廣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益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強豪兼井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為有力者之兼井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強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田也不禁兼井而兼井自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盡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

荆湘江廣據江東之上流地富兵強東晉之立國倚此也而權姦內逼邊防外置交受制焉亦存於此居輕而御重枝強而幹弱是以權臣窺天而思窮情人席富以忘危其不殆也鮮矣上流之勢以趨建業也則易王敦桓温之所以莫能禦也以度楚塞爭淮表也則難舟楫之利困於平陸守險之長詘於廣野庾亮桓温之所以出而即濟也謝安任桓冲於荆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許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謀猷之許遠者與江北河南之取紀瞻常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常用之以嚮汝維而汝維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勿能任也導之勿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温乃挾荆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以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冲收江荆而自督陽豫北府兵強而揚豫強於江荆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重於朝廷根本固矣况乎中原南徙之眾尤多若洛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僇而可蕩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

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宏規矣故泚水之役桓冲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荆江之不足為輕重而可無藉於彼冲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帥之強而不知自強殺之削之而國以終敝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軌也謝元監軍江北擇將簡兵六年而後用之以破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先王之教觀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觀武不可觀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則衰苻堅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足以亡其為狄道者豈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言治者或知其不可矣而安人猶以迂疏誦之其適足以亡也則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矜其取敗亡必矣兵之所尚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謀謀非可預設而為教者也若其東伍之嚴訓練之勤甘苦與共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誕不經而適以備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人之謀者也至於騎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能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營之規行矩止觀天畫地疑鬼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不敗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為之師自非市井妄賴窺身于進之徒孰樂為之弟子官為之制妄人嘗賦焉祇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衰苻堅之好虛名而無實用若此類者眾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瘳一至此乎

桓冲死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元之禍始於此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冲而令其無功愧死其勢可以盡削桓氏之權以獎晉室然而為此者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貽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也夫桓氏亦豈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憂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國寶也二姦伏於蕭牆蠱毒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勝則必假手桓氏以啟釁主昏相妒如周公之聖且不能塞不利孺子之口而况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為美愈於元而可免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窮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尚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而造就之以儲為國之柱石者冲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誘而桓氏亦無所倚以爭權安之識早不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勢矣量不宏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憫於大臣之道安不能免於責矣鴟鵂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育人心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益切人才者大臣之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教育之不風也不此之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

問次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於問也寡三代以上於學也略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好問其至矣雖然學者自為學也問待人而其途有二有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為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昏詳焉而愈諛君子之喜與者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求短以疑其長亂國聞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鑑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略而大詳者有名汗而實積者有逆詭而心貞者君子於此鑒之真信之篤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橋舉以正其慧辨奸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有所偏任則諛間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則盡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為用姦偽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諛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所必致矣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愚者之狂藥也舍其躬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日取人之貞邪待左右以為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甯為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已過而問人以聾為聰之道也徐邈責之曰欲為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諛論並進可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搽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勿能樹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掣大臣以勿能有為大臣有辭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為天下及所倚重乃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俱免於亡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天不能公之下故慶亮得而問之然其沒也猶有郝鑒王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托而樹之者猶導

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
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
名而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為順天與廢之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
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德既已為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即厥躬之休戚矣全
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為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
曰時未有人也夫王雅王恭殷仲堪王珣之徒躁而敗者望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繁括以正之崇其位
望以正其浮夸此諸人者固皆可用而皆可正者也安勿能養以戰其驕授之昏酒之主以導於詖於是乎輕標
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搵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
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春元氣相嬗於無垠豫養其樞而後息其老故四時循環
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進蘧伯玉死以為勳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閹戶口罷軍營封陰之戶而士民嗟怨口口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興
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興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為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
尚乎威力猶一致也繼其威力則威力既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為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為贏贏則生絕矣相
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符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
而清之清者非清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
以永也慕容氏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嗷嗷汗蒸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寶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
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烏足與計恩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且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
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東貢而汾陰薛氏聚族沮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強

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輿而導之以取蒲坂志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
澤而子孫墮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悃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為榮
焉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運之數年而興死矣弘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
憂者俟之侯之隋興而以清白子孫為□□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
之人亦自靖而已矣違恤我後哉溧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整蓋而上之何史氏之多
幸也

安帝

國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主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有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與子之法
定於立嫡二君者皆嫡長而豫建為太子宜有天下者也藉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凌越而為篡倫之數雖
然為君父者苟非寵嬖孽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心固知不可而
選賢以更立焉自靖而憂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嗣也衛權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偽以欺武帝而武
帝姑息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暑飢飽者之為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誠無百年之慮矣
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已王恭猶皎皎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為
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為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人
皆懷貳豈徒恭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昏授天下於聾聵而晉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功
在社稷言即不庸而必無覆宗之禍何恤而不為君父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老之手也則何
如危言國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為而周章失措則不勇者不可與托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之則臣民安
於下而忘言即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之終有人而勿難澄汰也如是則不保國之無姦邪而四
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唇大臣塞耳惡已聞於天下而倒受公論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清君側之

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亮以清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特片辭以與
隗協亮爭者貽強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名之也然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
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穢然為晉之姦賊孝武雖與同昏既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廷之士持祿取容無或
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為姦邪者於是而外臣察國之無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軌之桓
元藉之以逞公論搽於下而朝廷為養姦之淵數天下靡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也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
與突以交榮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濺姦邪而何憚於疆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勿難控制者也孝武崩
國寶扣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車允以危言動之國寶即解職待罪而道子勿難殺之矣是可鞭笞使
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邪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卿非曹爽之游詞在廷
之臣骨若此矣遠邈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恭與仲堪即桓元之輩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
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為門戶計以退處而晉早無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迂緩相尚以苟容晉更
不得謂有群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捺於牧督相尋而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弒至唐而後定
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

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首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自
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間互相
制而不相下抑制其貢享觀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吳
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僭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春秋之季逾無備曰矣自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士
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間地提封不得而敵之疑
為委餘而不足惜然在我為委餘者在彼為與區經理其物產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為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容
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二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為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乎
口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末之考也或曰荒遠之士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士官雖有叛者而旋滅其

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已世其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一
逞而固有反顧之心慮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土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悍為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益
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微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尚有所顧忌乎拓拔氏
虛六鎮不為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者棄其國固有與歟

天下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於情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讀
其書者未有能制勝者也况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謀謀不足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不足
則倚鬼倚鬼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則將吏士卒交釋其憂勤智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
自驕兵敗身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巫覡之說終淫於言兵者之口其說又較其書汗牛天下
多故乘之以興無亂人非亂世也王凝之奉天師道稱鬼兵禦賊而死於孫恩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以請禱
而死於桓元段業信卜筮巫覡而死於沮渠蒙遜鬼者死之徒也與鬼為徒而早近於死况以封疆人民倚於恍惚
無實之妖邪而貽國以亡陷民於死若者是者見絕於天未有不喪其身首者也殷業窮也仲堪叛也天奪其魄以迷
於鬼其死也固宜王凝之清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戕身而誤國不亦愚乎疑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則王凝之
不能辭其咎矣妖邪繁興附於兵家之言世所號為賢者且惑焉郭京以臨城申甫以喪師金御史聲東大節以不
貳於生死而亦惑焉白圭之玷也丁甲也壬遁奇禽也火珠林也乞靈於關壯繆及元武之神也皆言兵者之所倚
也其書不焚其祀不毀惑世誣民亂人不可戰矣

論史者之辨權謀墮信義自蘇荀氏而淫辭近有李贄者益鼓其狂瀾而惑民倍烈諫則滑稽也治則朝四暮三
也謀則陽與陰取也幸而成遂以謂君子之誠也曰未可與權其反覆變詐之不譬以禍國於凶於家戮及其身則諱
之而不言故溫嶠之陽親王敦而陰背之非無功於晉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終為晉社稷之臣也何也向
背無恆而忘孝必薄也前有曰希後有劉牢之勇足以戡亂而還為亂人嗚呼豈有數百之間俄而為元顯用而即
叛元顯俄而為桓元用而即圖桓元能不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也乎劉襲白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仇

其詐而桓元受戮論者將許之以能權乃宰之殺元而宰之禍晉蓋信君子豈受其欺哉夫君子之道成則利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諫也用則居其位不用則去之又不然則延頸以受暴君之刃而已無可諫也其定亂也可為則為直詞正色以衛社稷不濟則以身殉而已死者義也死不死命也有命自天而俟之以義人之所助天之所祐故曰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易豈不可與權者哉東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圖功而功或以成託身失所而為郝超欲自免焉則為溫嶠加之以及覆之無臣則為宰之嚙成而宰之敗宰之死而超生天之所以禍福者尤在信與不信哉論人者以是為準而已矣贊論詐以徵功所為刑戮之民也

蕭道成蕭衍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之篡也皆石勒所謂孤媚以取天下者也劉裕其愈矣裕之為功於天下也不一而自力戰以討孫恩始破之於海澄破之於丹徒破之於郁州慶之窮而赴海以死當其時桓元捺逆志於上流道子元顯亂國政於中朝王凝之謝安以庸劣當巨寇若鴻毛之試於烈燄微劉裕不亡於桓元而亡於妖寇即不亡而三吳全盛之勢士民所集死亡且無遺也裕全力以破賊而不恤其他可不謂大功乎天子者天所命也非一有功而可祇承者也雖然人相沈溺而無與為功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困於氣數而不遂則立大功於天下者為天之所不棄必矣故道成衍堅溫敬瑭威皆不永其世而劉宋之祚長至於今彭城之族尤盛若夫謝安卻苻堅而懷滄海之心郭子儀平安史而終汾陽之職豈可堅望之斯人乎裕不學者也裕之時僭竊相乘之時也裕之所事者無信之劉牢之事裕者懷逆徵功之劉裕之傅亮謝晦也是以終於篡而幾與道成等伍當其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生死之日豈嘗早蓄覬覦之情謂晉祚之終歸己哉於爭亂之世而有取焉舍裕其誰也

成敗之數亦曉然易見矣而苟非開世之英傑無能見者氣燄之相取相軋有以湯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時而為一動一靜之勢者幾也桓元豎子而干天步討之必克理無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則理抑不能為之伸以力相敵而力尤不可恃惡容不察其幾哉元犯歷陽司馬休之走矣尚之潰矣元所畏者劉牢之擁北府之兵爾牢之固曰吾取元如反手牢之即有不軌之心何必不誅元而挾功以軋元顯乎懷異志以附元甚矣牢之之詐而愚也惟劉裕見之也審故與何無忌劉敬宣極諫牢之以決於討元斯時也剛決而無容待也幾也元已入建業總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於荆江徐克丹陽以為鞏固而元抑矯飾以改道子昏亂之政人情冀得少安牢之乃於斯時欲起而奮之不克而為元所削眾心瓦解尚思渡江以就高雅之於廣陵其敗必也敬宣且昏焉又唯劉裕見之也審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還京口結何無忌以思徐圖斯時也持重而無患其晚也幾也夫幾亦易審矣事後而反觀之槩然無可疑者而迂疏之士執一理以忘眾理則失之狂狡之徒見其幾而別挾一機則尤失之無他氣燄之相取相軋信亂而不信有已亂之幾也裕告無忌曰元若守臣節則與卿事之非偽說也亂有可已之幾不可逆也又曰不然當與卿圖之則元已在裕目中矣所謂問世之英傑能見幾者如此而已矣豈有不測之神智乎

二吳之苦飢自昔已然晉元興中承桓元閉羅孫恩阻亂之餘遂至真溝委壑幾空城邑富室衣羅綺懷金玉而坐斃或曰俗奢亡度以使其困也而不盡然也三吳之命縣於荆江上流有變遣抑而無與哺之則立橋耳自晉之南遷也建業擁大江而制其外三吳其腹裏也人懷其安而土著者不移僑寓者爭托於是而士民之殷庶甲乎天下地有限而人餘於地地不足於養人歷千餘年而一軌乃三吳者豈徒東晉之腹裏建業所恃以立國哉財賦之盈歷六代唐宋而於今未替則休養之以固天下之根本保全千餘年之生齒而使無凋耗為元后父母者惡容不汲汲焉夫人聚則營作之務繁興財恆有餘而眾恆不足猶荆湘土廣人稀力盡於耕而它務不違粟恆餘而財恆不足以此善之則王者因土作貢求粟於荆湘而薄責以財需財於吳會而儉取其粟是之謂損益盈虛之大經因地因人而不違其理而念此者鮮矣夫既厚責粟於三吳矣無已則嚴遺糧之禁以互相灌注有粟者得貨賄焉有貨賄者得粟焉一王之土合以成一家之盈縮亦兩利之術也是故惡莫大於過糧桓元之惡烈於孫恩矣夫元據上流餒三吳以弱朝廷自以為得計矣又惡知已既弱晉而有之則三吳者又已他日之根本也使元能撫之以東京口之後何至一敗而無餘哉故殃人者未有不自殃者也桓元將篡殺北府舊將之異己者司馬休之劉景宣高雅之相率奔燕華故國而遠即於異類為劉昶蕭寶實之先驅夫諸子亦各有其志行豈其豫謀此汗下之計為藏身之固哉迫於死而不暇擇爾雖然其為牽人於兩間固自取之也桓元之逆非徒禍在所必避也禍即不及而豈忍為

之屈諸子據山陽以討元雖不必其忠於晉而固丈夫之節也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於鮮卑邪夫劉裕亦北府之傑劉牢之之部曲也坦然自立於京口而無所懼元豈與裕無猜乎裕自有以為裕而元不足以為裕也裕之還京口也以徐圖元也乃置元不較急擊盧循於東陽而破走之旋擊徐道覆而大挫之追盧循至晉安而又敗之未嘗一日弛其軍旅之事也為晉用而若為元用而實為晉用威伸於賊兵習於戰若不知元之將篡者而元亦無以察其從違非徒莫測也雖察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故元妻劉氏勸元除裕而元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既思用裕亦固知裕威已建非己所得而除也元知裕之不可除故隱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裕亦知元之不能除己故公然入朝而不疑唯浹歲之間三破妖賊所行者正所守者堅人不得而疑雖疑亦無名以制之也裕居不可勝之地而制元有餘矣嗚呼士當逆亂垂亡憂危者至之日詭隨則陷於惡躁競則迷於所嚮亦唯為其所可為為其所得為而定大謀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節以不顛沛而逆行者亦在此休之敬宣雅之舍己所必為則雖懷討逆之心而終於幽谷矣英雄之略君子有取焉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正用之可以獨立於天網裂地維圯之日而無疚愧矣

廉恥之喪也與人比肩事主而欲於佐命之榮賞手取人之社稷以奉姦賊而北面之始於西漢劉歆公孫祿之徒其後華歆郝慮相踵焉然天下猶知指數之也幸而不遇光復之主及身為戮而猶無獎之者上有獎之者天下乃不知有廉恥而後廉恥永亡王謚世為晉臣居公輔之位手解安帝璽綬以授桓元為元佐命元臣位司徒此亦華歆郝慮之流耳義兵起桓元走晉社以復謚以元司徒復率百官而奉迎安帝此誠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類矣劉毅詰之逃奔曲阿正法以誅之當無侯安帝之復辟而劉裕念疇昔之私好追還復位公然鶴立於百僚之上則其豈將姦頑以墮天下之廉恥也唯恐不夙苟非志士其孰不相率以即於禽獸哉俄而事此以為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俄而事彼以為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奪人之大位以與人見奪者即復得焉而其富貴也抑無損獎之以敗開喪檢而席榮寵為故物則何怪謝晦褚淵沈約之無憚無慙唯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嗚呼忠與孝非可勸而可懲者也其為忠臣孝子矣則誘之以不忠不孝如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懲也其為逆臣悖子矣則獎之以忠

孝如虎之不可馴而不可懲也然則勸懲之道唯在廉恥而已不能忠而不敢為逆臣不能孝而不敢為悖子刑齊之也而禮之精存焉刑非死之足懼也奪其生之榮而小人之懼之也甚於死天子正法以誅之公卿守法以詰之天下之士衣裾不襍其門比閭之氓望塵而笑其失據則懼以生恥始恥於名利之得喪而漸以觸其羞惡之真天子大臣所以濯磨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手解其璽綬而復延之坐論之列兩相覲而不慙則恥先喪於上而向望其下乎裕之不戮謚也人心風俗之禍延及百年唐黜蘇威而後老姦販國之惡習以破惜老成徇物望以為悖逆師禍將自及矣

李嵩之後興於唐於是而知道道之在人心非君子徒為之說以誘人於善也易曰履信思乎順自以自天誘之吉死不利夫人亦豈好為疑詐而與人相逆哉愛憎亂之也亦既見為可為而為之見為可言而言之則孰遠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見可愛而移見可憎而止而後心不能以自保甯棄信也且以快一時之情也愛憎者非以順物而求物之順己也求物順己而不順於物勿恤也順己者愛之而賞醜逆己者憎之而罰濫罰濫既已大傷乎人心賞醜則得者自詘其邀取之功而不以為恩不得者抱快悒以不平者積矣是故履信思順者不求之物理而但求之吾情知吾情之非物理而物理在矣嵩之戒諸子曰從政者審慎賞罰勿任愛憎折獄必和顏任理用人無間於新舊計近不足經遠有餘是說也豈徒其規模之宏遠哉內求之好惡之萌以治其心與天相順循物以信三代之下不多得之於君子者而嵩以偏方割據之雄能自求以求福推此心也可以創業垂統貽百世之休矣求治理而本諸心昧者以為迂也詩書所言豈欺我哉言綜核者任憎也世之言法者盡此耳言寬大者任愛也世之言恩者盡此耳法近義而非義以妨仁恩近仁而非仁以妨義秦政以剛而亡漢元以柔召亂非仁義也且非法也抑非恩也任愛而淫任憎而戾也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術而急於學克此心之愛憎而已矣一不學而以愛憎為師將堅之厚慕容垂恩不足以為恩况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嵩未嘗學者也而冥合於道學豈以文哉梁陳之主巨墳夕典而身為僂國為滅亡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嵩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貽爾後昆於無窮勿謂三代以下無其人也

殷仲文推戴桓元論以求容哀章之徒也義兵起隨元西走復與俱東下以抗順及崢嶸洲之敗元且誅殛乃叛元而降披二婦人以求免此宜膺黨賊之誅而勿赦者也幸逃於死復守東陽曾不報而更以出守不執權為怨望仲文之敢爾者何也王謚為三公而人喪其心故干榮之情不息也劉豫何無忌按法而誅之而時論不協史氏猶憾裕之擅權以枉法何也謚登庸而仲文受戮裕任愛憎之情仲文死而無以服其心也雖然謚之辱人賤行疲懦無能為者也借令重用仲文而假之以權禍豈有極哉始與元共逆者仲文也繼為佐命者仲文也挾其門族與其虛譽搖動人心以咨狂逞不能有劉裕之功而篡謀更垂天下之燭亂如沸羹矣前不知其所止矣仲文之誅也竝誅桓允前此桓氏滅而允以冲之子獨免謂冲忠耳桓温死謝安王彪之正綱紀以匡晉室北府兵強荆江氣折冲自保其軀命不敢嘗試而遂許之以忠蛇豕冬蟄而無毒於人其許之為祥麟威鳳乎謝元符堅而冲鬱抑以死推此心也滅其族焉非濫也

慕容超鮮卑也而無道以取死亡不足道矣苟有當於人心天理之宜者君子必表出之以為彝倫之準則超母段氏在秦姚興挾之以求太樂諸伎段暉言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自屈先代遺音不可與人封逞言大燕七葉重光奈何為豎子屈嗚呼此豈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超不聽而僅奉伎樂北面受詔而興禮其母而遣之超於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順天理之得矣超之竊據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亂而世濟其凶非大統也即其受天之命承聖王之統亦豈以天下故而棄置其親於異域哉舜之視天下也猶草芥也非超之所企及也而不忍其親之心則充之而舜也舜與蹠之分豈相懸絕乎離乎蹠上達則舜矣然則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稱臣於女直亦許之孝乎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慕容暉之亡亡於符氏符氏其讐也姚氏非其讐也國非其所滅君父不為其所俘係超乘亂而有青土姚興乘亂而有關中兩俱割據以強弱相役而固無手足之分以母故而下之非忘親而自屈也而宋高豈其然乎况乎其未嘗割世守之土輸歲幣以自做僅以工伎之賤者易已罔極之昊天也或曰超之迎母并迎其妻非純孝也嗚呼君子之求於人也可以苛察而無已乎其為迎母矣而於妻何嫌且超即欲迎其妻而自屈亦望於人之為妻而屈者慕容暉德隨垂反叛之日起母方娠符堅囚之獄吏呼延平窈以逃於羌中而超生超

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為超娶平女則呼延氏肉超母子之白骨而恩亦大矣妻為平女而屈已以迎之歸亦厚道也而何嫌焉段暉封逞於血氣以爭而不恤天性之恩愛之驚戾者也不可與岳卿舉胡邦衡同日並論也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互千古通天下而協於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前嚴而義愈精事是君而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為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於衛輒而不得為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以事偏方割據之主不足以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許以為義而義亂去之以就有道而訓其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從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人而臣共義也而□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勞其神明殫其智勇為天分氣為地分理以絕□於□即以絕禽於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乎不拔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奉王命而擅興師則賤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城濮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無以從楚則書此歸以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桓温抗表而伐李勢討賊也李勢之僭潰君臣之分也温不奉命而伐之温無以異於勢論者惡其不臣是也天下之義伸也劉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鮮卑也慕容世載凶德以亂中夏晉之君臣勿能問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與謀具臣不足與議裕無所可奉也論者亦援温以責裕一時之義伸而古今之義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義予之可也若其後之終於篡晉而後伸君臣之義以誅之斯得矣於此而還奪焉將聽鮮卑之終汚此土而君尚得為君臣尚得為臣乎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昶蕭寶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日道之以南侵於家為敗類於國為匪人於物類為禽蟲偷視負於人間恣其忿戾以徵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

號曰忠孝鬼神其救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考也宗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為
義憤如漢劉信劉崇躡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祏斯則尚矣若其可以待時而有為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
仇讐之首不難斷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為而覆族之足憂乎山之椒海之滙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
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璫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
施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為羞罪可勝誅乎國璫之始奔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曰暮俟其亡者而遂
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尚未成可靜俟其成敗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廉
恥滅而天良無遺矣不之篡劉氏之族全矣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刀鳩劉裕篡而恭帝弑司馬
氏幾無噍類豈搃懿不文之凶惡淺於劉裕哉司馬氏投夷狄以坐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
將行□□□以愛我□□者也而□□之士亦不為之抱憤以興矣紀季以鄙入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仇也
甯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勾吳則猶能知其□也

劉裕之篡劉穆之導之也其殺劉毅胡藩激之也不逞之士游於帷蓋而干戈起於几席亦可畏矣哉誠其為英雄
矣既能識夫成敗之機則亦知有名義也故孫權勸曹操以僭奪而操有踞鑪著火之歎既畏人之指摘抑有慎動
之思焉而不逞之士迫欲使之嘗試以幸得而已居其功於是揣摩情形動之以可疑而懼之以可畏則且謂天下
之士業已許我而事會不得不然錢鳳郁起僅失之而詭得者多矣禍不可止矣先王收之於膠庠而將之以飲射
非以鉗束之也凡以養其和平之氣而潛消其險詐也王澤既斬士非游說不顯流及戰國幾宗周門群雄誅夷親
臣斬父士民皆不逞之士讐其攀附之私以淪亂天下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蠢起朱温之為梟獍敬翔李振
導之也石敬瑭之進口口桑維翰導之也乃至女真蒙古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幕求業者魏紫事機而
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為棋圍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
於此而極矣故妻敬馬周不遇英主不值平世皆足以亂天下而有餘季沉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為報國解縉言雖
可賞必罷置歸田以老其才而取其躁聖主賢臣所以一風俗正人心息禍亂者誠慎之也誠畏之也

開瓶之君則有鄉里從龍之士播遷之主則有舊都扈蹕之人念故舊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遺也然而以傷治理
為天下害亦在此焉夫其捐棄墳墓倚居客土以依我亦足念也而即束以法制禁以征役則亦不忍也而抑不能然
以此席富貴圖晏安斥田宅畜僕妾人王人土王土而蕩佚於賦役之外河潤及於姻亞登仕版則處先從國政則
處後不肖之子弟倚關閣營私利無有厭足而新邑士民獨受重役而礙其進取之途夫君若臣既托迹其地恃其
才力以相給衛乃視為新附而屈抑之以役於豪貴則以光武之明而南陽不可問之語已為天下所不平又甚則
劉焉私東州之眾以離西川之人心而連叛豈徒國受其欺彼倚客者之榮利又惡足以保邪西人之子隨平王而
東遷者也譚大夫致怨於酒漿佩璫而東諸侯皆叛驕逸者之不可長誠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務得其平也晉東
渡而有僑立之州郡選舉偏而賦役減垂及安帝之世已屢易世不可革也江東所以不為晉用而視其君如胡越
外莫能經中原內不能捍篡賊誠有以離其心也劉裕舉桓温之法首流寓郡縣而申土斷然且格而不能盡行其
始無以節之後欲更之難矣

惟浩智以忘身其智也適以亡其身適以亡其身則不智莫大焉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於
知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聰明自我民明威即民之
聰明明威而見天之違順則秉天以治人之可從可違者審矣故曰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所事者君也吾義之
所不得不事也所交者友也吾道之不得不交也不得不事不得不交者性也事君交友所以審用吾情以順吾性
而身之得失擊焉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由此言之極至於天而豈難知哉善吾知其福淫吾知其禍善而禍淫
而福吾知其時時有不齊貞之以自不之理吾知其復細縕之化無方陰陽而已陰陽之變化進退消長而已其微
為象數象數有不若而靜俟必反其用為鬼神鬼神不測而誠格不違故象數可以理貞而鬼神可以正感象數不可
以術測也鬼神不可以私求也知此者恆守而無渝則象數鬼神赫赫明明昭示於心而無所惑難矣然而知此者
之固無難也非是者謂之玩天而媒鬼則但譬其術而生死於術之中於人無擇於己不審不亡其身何待焉浩之
見知於拓拔嗣也以洪範以天文其洪範非洪範也非以相協厥居者也其天文非天文也非以授敬民時者也及

其後與寇謙之比崇淫祀以徵福於妖妄而已矣故浩之時非開治之時也而浩不知吉凶者民之聰明所察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而浩不知嗣非高帝己非子房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術逢迎為主因而予智焉此所謂驅之阱而莫避也不智孰甚焉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則禽也禽非不能與於象數鬼神之靈也鵲知戊己而不知風撼其巢燕知太歲而不知火焚其室風火之撼且焚者天也戊己太歲象數之測也鵲能射而制於鵲鳥能咒而食於其子鵲以氣制鵲子以報食鳥天也妖而射淫而咒鬼神之妄也舍其是非而從其禍福舍其禍福之理而從其禍福之機禽也非人矣浩之不別於人禽久矣無足道者為君子者捐河雒之精義而曲測其象數忘孝敬之合漠而比昵於鬼神天在人中而不能察於知人而自知其能賢於浩者幾何也此邵康節劉文成之所以可惜也

慕容超求救於姚興姚興求救於拓拔嗣夫豈無辱亡齒寒之理足以動之乎然而與嗣徒張虛聲按兵不動坐視其亡劉裕縣軍深入詬姚興擊魏兵於河上勿慮其突攻挑其怒而終無患蓋超與泓之愚以自亡與嗣審於進退而裕料敵之已熟也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其志必取若逼其上流裕心忿怒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其說雖矣空國興師越數千里而攻人豈畏戰者哉實建德輕舉以救王世充世充未破而建德先禽其明驗也攻者志於攻也三軍之士皆見為必攻守者志於守也乘墮之人皆見為必守兩俱不相下而生死懸於一決怒則果怒懼則果懼也若夫人不我侵兩相鬥而我往奉之君與將無致死之心士卒亦見為無故之勞情先懈氣先不奮取敗而已矣嗚呼君子之所望於人者以禮相獎以情相好已耳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己所怒而欲人怒之己所憂而欲人憂之父不能得之於子也愚者不知呼籲而冀人之為我怒為我憂也勿獲已而應之安足恃乎若其不揣而為人憂怒以輕犯入者則必安人也安人先以自斃而奚以拯人之危齊桓次於聶北能遷邢以存之而不能為邢與狄戰吳為蔡請全力以攻楚而夫擊先滅吳國蔡亦遂滅於楚恃人而忘己為人恃而捐己皆愚也君子不入井以望人之從則不從井以救人各求諸己而已矣秘叔夜不能取必於子文信國不能喻志於弟忠孝且然矣顏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已瞠乎其後矣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學問且然矣况一己之成敗利鈍而恃人之我援哉明者當此自強之計決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而後足以自立謂他人父亦豈我願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情也勢也即理也不得而怨何其晚也

劉裕初自廣固歸盧循直逼建康勢甚危而裕方要太尉黃越之命朱齡石方伐蜀破賊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大傅揚州牧之命督諸軍始發建康以伐秦滅秦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則胡不待盧循已誅譙縱已斬姚泓已俘之日始挾大功以逼主而服人乎此裕之狡於持天下之權而用人之死力也夫能用入者太上以德其次以信又其次則惟其權耳人好逸而不憚勞人好生而不畏死自非有道之世民視其君如父母則權之所歸莫後附之以取利名而已裕若揭其懷來以告眾曰吾且為天子矣可以富人榮人而拯其生死者也於是北歸之疲卒西征之孤軍皆倚之以効尺寸而分利祿如其不然則勞為誰勞死為誰死則嚴刑以驅之而不奮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劉穆之雖狡且不測其機而欲待之凱還之日其愧懼而死者智不逮也固而知晉之必亡也久矣謝太傅覺司馬道子父子皆愚以播惡而繼以飢飽不知之安帝雖積功累仁之天下人且去之况晉以不道而得之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乘其間以收人望人胥冀其為天子而為之効死其篡也時且利其篡焉所惡於裕者篡也試猶非其大惡也

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王沈毛傅之獨留豈繫不有思歸之念乎西征之士一歲而已非久役也新破人國子玉女帛足繫其心集雄者豈必故土之安乎固知欲留經略者裕之初志而造次東歸者裕之轉念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然使裕據關中撫雍陽捍拓拔嗣而營河北拒屈丐而固秦雍平沮渠蒙遜而收隴右動愈大威愈張晉之天下其將安往曹丕在鄴而漢獻遠奉以重綬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於晉廷乎蓋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偏主攘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止之者謝晦鄭鮮之也蓋當口之貪佐命以弋利祿者既無遠志抑無定情俗欲孤行其志而不得則急遽以行篡弒裕之初心亦絀矣裕之為功於天下烈於曹孫而其植人才以贊成其大計不如孫遠矣孫方舉事據荊州他務未遑而亟於用人逮其後而不與歡猶多得剛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闕失裕起自寒微以敢戰立功名而雄俠自喜與士大夫之臭味不親故胡藩言一談一咏縉紳之士輻輳歸之不如劉毅當時

在廷之士無有為裕心腹者孤特一機巧法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羨之謝晦皆輕躁而無定情者也孤危遠處於外求以制朝廷而遙受以天下也既不可得且有反面相距之憂此裕所以汜濟濡尾而僅以偏安草窳終也當代無才而裕又無馭才之道也身殂而弒奪興况望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曹榛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豈徒姦雄為然乎聖人以仁義取天下亦視其人而已矣

恭帝

赫連勃勃徵隱士韋祖思而殺之暴人之恆也祖思不免於死凡尸隱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行險以徵幸之徒與祖思之殺以恭懼過甚而逢勃勃之怒恭懼非死道也故莊周人間世有養虎之說動色相戒譬諸游羿之彀中誠哉其言乎而非也若周之說亦懼已甚而與死為徒者也孔子之於陽貨義不屈而身不危雖聖人哉而固無神變不測之用求諸己而已君子之於人也無所傲無所徇風雷之變起於前而自致其敬信敬者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論其人之暴與否也貞敬信者行乎生死之途而自若恟慄以居心而外自和初無與間也其於暴人也遠之已夙矣不可遠而居正以自持姚興之與勃勃又奚擇焉嗚呼即不幸而終不免於死矣以正死以論死而死均以正處死者不猶愈乎以正為道其與違道者常也不免者變也以懼而論論而死臨乎死之道也即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幸而免也剛柔之外有自立之本而後行乎進退而不迷莊周之說亦舍其自立者以憂天下而徵幸乎免者爾又烏知祖思之恭懼非聞莊周之說以戒心於羿彀而增其慧慧哉若祖思之密隱士之名而亡實則於其行見之矣處夷狄爭亂之一徵於姚興再徵於勃勃隨聲而至既至而不受祿以隱為顯名厚實之四難之徒也中夏無主索虜羌胡迭為雄長而桓溫劉裕兩入關中獨不可乘其時以南歸邪如白溫與裕不可託也則管甯歸漢亦何嘗受羈絡於曹榛乎如其不能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為之先容者與與勃勃抑豈能有獨知之契以相求於夢遇哉

人之不肖有賢者以相形見賢而反求之己改而從之上也雖勿能改猶知愧焉而匿其不善次也以其相形慙忘而思害之小人之惡甚矣然其慙忘之者猶知彼之為賢而慙己之不肖則抑其羞惡之心銷沈其盡橫發而狂者也若夫與賢者伍己之不肖無所逃責而坦然忘愧視賢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若勿聞焉若勿見焉進不知改退不知忘而後羞惡之心蕩然無餘果禽獸矣非但遠之不遠也劉裕篡晉而徐廣流涕此涕也豈徐氏之私怨而盡然傷心者乎通國之憂盈庭之恥苟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謝晦者晉之世臣也從容謂廣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佐命身為晉遺臣非悲歡固不可同則已置晦於人倫之外而絕之矣晦亦若置廣於物理之外而任之無愧也無忌也人自行禽自飛關自方猶自臭同域而不驚同時而不掙嗚呼天下若此而君子所以救世臨溺之道窮矣微獨晦也宋君臣皆夷然聽廣之異己而無言者嗣是而劉或蕭道成蕭齊蕭衍相襲以恬為故常君臣義絕廉恥道喪置忠孝於不議不論之科為其所為而是非相忘於無迹不知者以為其實厚亦知其天良滅絕之已極哉曹榛之殺孔北海司馬昭之殺嵇中散恥心存焉至於晉宋之際而湯盡已無餘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元亮之悲豈徒為晉室之存亡哉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美若曰視晉為愈矣未見其劣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
 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況可小康矣若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懷心以
 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
 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振拾之也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紛爭將無宗勢而抑道乎固將
 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平吳不可以為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於絕劉氏二十餘世
 之廟食古今所盡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宇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
 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敘連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
 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舉晉人坐失
 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捷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
 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嬴政統一六寓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肩哉唐
 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為正者一天下耳以義則假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美擇焉中原喪於司馬氏之手且
 愛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北為之□□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為君顧抑捷伐有功
 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唯宋氏猶可以為□□主也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為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弒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弒則自宋倡之
 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仇夫安帝之無能為也恭帝則欣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
 決於弒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宋武之篡也年已老不三載而殂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
 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挾
 之以興故欲為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決出於此嗚呼躬行弒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弒躬行弒而欲其臣之

弗試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刀已擬其子之脰而俟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允又何怪乎夫
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傍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再再不
自振之情為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救日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幸之嗟凶嗟歎興而妄慮起妄慮無聊而
殘害生惡不載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
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詭合而緣飾備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
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衛瓘也是可與謀
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矣太子不足為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
深知素勅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矣太子不足為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
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唯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祚無
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允如難驚
而唯其齟齬若夫身為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唯所推奉而授之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為
吾即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高恐其窺測淺深而逞隙以逞况以苞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慎者幾也至
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允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
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

營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而弑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弑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
而激其忿戾愆不畏死遂成乎弑者若夫身為顧命之大臣以謀國自任既無篡奪之勢抑無攀立之主身極尊榮
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訛晨攜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
謝晦以之營陽王狎侮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未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

以輔弼之任夫豈不望其檢押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夾
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遽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遺詔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遽欲弑之抑取無過之廬陵而先
凌蔑之至於弑逆已成乃左顧右盼迎立宜都處心如此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景稂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
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為之首而謀之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莫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
為心術而不可測矣從而彼馬從而此馬目數動心數移彈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間踰險以為樂而游
刃於其肯綮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唯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為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
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
勝盧循停姚泓皆以入險而震人於不覺者為功晦且師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
子側目廬陵賊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心魂數動
一念猝興殺機不過如是之懣哉至於宜都既立晦乃問荅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為萬世人
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誑於時而勿能為變計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
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盡憫於品藻哉使文帝督荊州以王彥晉王華為參佐而謂文帝曰雲
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眾志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乎康皆華雲首
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尚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羨之者當是時華雲首之流
年尚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荊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
矣乃其盈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諸機變異同之人者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為宋用
其餘則庸劣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機變之人時誑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亮道
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嬖薄亂於外閭主尸位寇攘相仍王謚之流黨同幸免廉恥曠志趨下國之
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機變則庸劣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劣之人已老然

後華嘗晉殷景仁謝宏徵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文帝

靈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其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楊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仇池之酋長耳與元亮頡頏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為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訛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為臣進則不必為晉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則孤立而摠宋之怒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逮如漂陽史氏者康世不干仕進而抑不可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岐名利以為壑斷豈可接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

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弒厲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樂書士曰之惡而從容駁之晉乃以甯其說非也夫不見悼公之擊於廢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八卿之奮無他名不正義不伸志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姑殺豎牛而安其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郭汜得以報讎為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為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唯弒君之罪為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弗容隱受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志親貪位如是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慟問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悔羨之自危之心端矣自危甚則將相此以謀全而當毒再興固非其所憚為者文帝

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驟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徵利之心而自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執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謝晦雖居上流擁徒眾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為賊以行天討凡民有心無復為之效死者實孤而自潰矣於帝得乘權止亂之道焉不貪大位不恤私恩不憚凶威以伸其哀憤則一夫可雄入於九軍况業已為神人之主而何所懼哉惟能居重者之謂權委而下移則權墜而衡昂矣故程子曰漢以下無知權者

文帝親臨延賢堂聽訟非君天下之道也然於其時則宜也自晉以來民之不治也久矣尹非幼冲則昏闇耳國事一委之軍輔者幾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圖篡逆者既以餌天下為心而成乎縱弛賢如王導郗鑒何允謝安亦惟內戢疆臣外禦夷患暇則從容談說自託風流而會鄙如司馬道子又勿論也及晉之亡而法紀隳廢俗壞於斯極矣宋武以武功獵大位愛過而不慈治固未遑念及於親民也劉穆之傅亮區區機變之小人視斯民之治亂漠然不與相關有司之貪濁營亂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亂之絲則更不得高拱穆清以養尊貴而况羨之亮晦弒君立君威震朝野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親延訪則虛懸於上廢置惟人亦惡足以制權焉保大位乎故急於親臨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知文帝之志畧已深而正逆臣之誅成元嘉之治皆錄此時焉雖然以是為君人之道則已末矣政之大政數端而已銓選也賦役也刑獄也乃其緒之委也則不勝其冗擇得其人而飭之以法士不廢民不困而權亦不移若必屈天子之尊撤璽璽以下問錐力子女之淫慝與民親智而撓之者蓋工與庶官爭權而竊之者益密明敏之過終之以愴求以起百年之頽靡致旦暮之澄清不亦難乎帝之遣使行郡縣訪求民隱詔郡縣名言利病斯可謂得治理矣親臨聽訟暫爾權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宏曰臣得訊牘讀之正自不解其辭傲矣而猶不失相臣之體相臣執體要佐天子以用人脩法而天下甯况天子乎赫連勃勃權謀勇力皆萬人敵也立國於險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鞏固以居而未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惡其起而若未足憂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連氏亡而五胡雜糅之中原皆為拓拔氏所有并劉石慕容

符姚乞伏赫連沮渠為高呂段充髮之字而合於一國將披全力以為南國憂然而無足憂也夷裔之未入中國則
憂其相併而合既入中國則患其雜究而不適所治不患其合一極盛而以相壓也故宋武之時難兵奮勇以滅慕容
容超而姚興又競全力以滅姚宏而赫連拓拔又乘閒以爭欲再舉以爭關中而鄭鮮之曰江南士庶引領以望返
旆蓋二國既滅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戰以克統萬窮兵以破蠕蠕精甲銳師半消折於二虜是亦物
死而昌無能為之勢也宋能乘之此其時矣坐困江東憚其威而不進進而不敢與之敵蓋失此一時而六代之偷
安不足以興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彥之流不足以有為惜哉

拓拔燾惜財而不輕費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其賞賜勳績死事之臣則無所吝用財之道盡於此矣有天下而
患貧豈惟其不當惠也抑豈有貧之可患乎天之澤人之力以給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餘乃患貧而愈
窘於用則崔浩之言審矣國之貧皆貧國之臣使之然也貧國之臣有二一則導君以侈者其姦易知也一則誘君
於吝者其姦難測也誘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貧告臣民而使為我吝吝者一惑之則日發不足之歎言之熟而遂生於
心必不以幣藏之寔使其臣知之君匿於上吝人乃匿於下交相匿而上不敵下之姦浸淫日月出入委皆且使其
君並不知有餘不足之寔猝有大兵大役饋餽賞賜之急需皆見為不足而吝於出納而國事不可言矣凡為此者
皆君之親戚貴寵而君以為真愛我者也經用吝而其賞賜不吝匪直賞賜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問羣臣不敢
問君人且暗竊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聞知延及於子孫則上無所匿於下而轉聽奸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國
貧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於用以釀潰亂則橫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寔貧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則不徒親
戚貴寵之難以為厚藏者不可問其所未竊者湮沈填塞於古屋積土之中至於國亡以資亂民之掠奪新主之富有
而初不自知嗚呼財一濫施於權貴而事廢於國民怨於下兵潰於境國卒以亡皆導吝之說為之亦孰知導吝之
情為竊國之秘術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喪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試於彭澤以世家而為任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終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
矣用意深而終不可形之言故多詭其辭焉不可形之於言而託之詭詞者非畏禍也晉末亡劉裕未篡而先發其
未然之隱固不可也萬一裕死於三年之前義符輩不足以篡一如桓溫死而謝安可保晉以復興何事以未成之
逆加諸再造晉室之元勳而為己甚之辭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歸也但曰豈能為五斗米嚮鄉里小兒折腰如是
而已矣雖然此言出而長無禮者之傲不揣而樂稱之則斯言過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義也其上下必
尊時王之制者非但法令之守也禮也縣令之束帶以見督郵時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由之理也知其為
督郵而已矣豈擇人哉少長也賢不肖也皆非所問也孔子之於陽貨往拜其門非屈於貨屈於大夫也屈於大夫
者屈於禮也賢人在下位而充雖龍猶悔靖節斯言悔道也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猶非之君臣之義上
下之禮性也非但不可逃也充而悔則禮義而不盡其性過豈小哉非有靖節不能言之隱而信斯言以長傲
則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則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則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讀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
而徇其詞有如是夫

擴其情以統初終而彙觀其同異則聽言也固不難矣非堅持一背戾之說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謬不解者之難辨
也言煩而競說出而相違莫可端倪而唯其意之所營以恣其辯惑人其矣而尤無難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
動以興下者動以利其次動以情其次動以氣利者灼見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於人辨
之而已情之動也無端偶見為然而然之偶見為不然而不然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機物之變古人之言皆
可為其附會之資而說益長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瀝血以言之不獲已而必強人以聽此疑於忠而難辨者也
然人之情無恆者也倏然而然之倏然而不然而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貞也至於氣之動而尤不可禦矣若或鼓之
若或颺之一人言之而聲震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爭鳴若出一口此莊周所
謂飄風則大和而聽其自己者也既自己矣則前後之不相蒙還以自攻也而不恤雖然亦豈有難辨者哉觀於拓
拔氏伐蠕蠕之議而鼓以氣蓋以情者直可資旁觀者之一哂而已當其議伐赫連氏則曰宜置赫連而伐蠕蠕崔
浩持之伐赫連而滅其國停其君矣已而議伐蠕蠕則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難何前之克
蠕蠕也利而今無利一言而折之有餘而群喙爭鳴不息有如是夫人以為不可伐則曰可伐人以為可伐則曰不

可氣之為風也倏而南修而北氣之為冬夏也倏而寒條而暑調之為晴清之適者因乎時而已矣言之善者調其偏而適以其時崔浩之言則可謂知時矣風不可得而飄寒有衣襦暑有簟也拓拔燾之能用崔浩也而猶疑之情與氣動難乎其不概況智不如燾者乎雖然無難辨也統其初終析其同異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會通以折中之豈難辨哉豈難辨哉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姦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縮縮兵殲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邵宏淵李顯忠大潰於符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嘗圖治之英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趙惠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而當時不用者時天之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養之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為趨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謹翼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於是乎推抑英尤而登進柔軟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為之坐落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原乎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元監軍事始收驍健以鼓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符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雒陽入長安而姚興拓拔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與也宋武顧諸子無駕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聞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中使自相殘戮而不問文帝入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之士區區一擅道濟而劍已擬其項領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雖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有瑰璋之才不折節以趨在再者幾何也乃於其中擇一二錚錚者使與猾虜競拓拔燾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其隨彼目中久矣孝宗之任邵季以抗女直亦猶是也岳誅韓廢天下戒心於有為風靡而弗能再振矣身無英武之姿外有方張之寇獎柔順以挫英奇雖抱有為之志四顧無可用之人前以取敗而不自知其敗也抑歸咎於天方長亂而虜勢之不可禦也愈以衰矣

聞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張帳以禦虜薄繡繡給使弗能入馬則剽睡以終夕若此而不棄師失地以近於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敗也曰東西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勢弱可席捲而使無立草之地宋終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彥之走滑臺敗而蕭思話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潰而諸方之患在胎心不可支矣故以戰為守者善術也以守為戰者敗道也無他將無畧而以畏謹為萬全之策也然則孔子之於戰也慎於行軍也懼又何以稱焉夫列兵千里尺護而寸防之豈其能懼哉櫛比株連以外敵而安處其中則心為之適然而忘憂寇之來也於彼乎於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則一處敗而聲息先聞固可自全以退而無忽出吾後以夾攻之患於是乎而懼之情永忘弗懼也則亦無所慎矣若夫懼以慎者一與一相當度矯三軍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甚布為能慎也與不戰而慎未臨事而懼先之不敗何待焉

滑臺陷青州沒宋師燬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親踰年而宋報禮焉此南北夷講和之始也宋大敗而劉振之且棄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捲江淮也易矣顧斂兵以退而先使請和豈其無吞宋之心哉力疲於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懦弱以收宋知宋之得釋重憂必欣然恐後此虜之狡也夫宋新敗之餘弗能急與之爭則姑受其和而緩敵以待時庸詎非策且其於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讐又無割地稱臣之辱如趙宋然者則抑非義之所不許顧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夷狄以戰而疆以戰而亡者也其能悔禍以息兵則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蓄育其馬而其騎射技擊則性焉習焉而不以不用而廢中國則恃和而忘危矣士爭虛名於廷兵治生計於郊人心解散莫長此輯睦而罷兵以偷安一旦聞警而魂搖其敗亡必矣屢勝之餘敗之幾也雖屈己以和人不以為辱而喪其氣抑以免驕兵之取敗也善居勝者也若敗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動以致劔而情不競惴惴危懼得和以無虞而渙然冰釋於是乎戒戰之危而歆和之利雖不弭兵兵必弭矣邊陲戍守之士皆贅設而即以道遠尚足恃以禦非常之變邪驕貪無厭之虜方養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馴擾抱虎而望其息機牙不亦愚乎劉宋以何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其愚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臣

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且曰君無失德民不知兵可勝悼哉

拓拔氏詔舉逸民而所徵皆世胄民望屬焉其時之風尚然也江左則王謝何庾之族顯北方則崔盧李鄭之姓著雖天子莫能抑焉雖邊遠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與帝王之統緒並行而自為興廢風尚所沿其猶三代之遺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廣然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即天叙天秩之所顯也莫求於人於側陋而僻固處懷之裔又王得賢於屠釣而太公固四獄之嗣降及於周衰而游士進故孔子傷陪臣之僭而憂庶人之議春秋於私嬖驟起之臣善則書人惡則書盜孟子惡處士之橫逆而均之於洪水猛獸耕尚駟僇胥史之徒起而為大倫之姦賊誠民志之所不順也漢高起自田間蕭曹拔於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亂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亂君臣父子之彝倫而禍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獨傳以迄於唐世胄與寒門猶相持而不下及朱溫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無餘宋因陋而不復然其盛也呂范韓陳猶以華胄而登三事列清要天下咸想望之其卓然立大勳明聖學者類能不墜家聲而為國所恃賴至於文及甫程松之為殿類者百不得一也女直蒙古更主中國而北而面事之者皆猥類無行之鄙夫無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福以護士大夫之品類者而古道掃地無餘以迄於今科舉孤行門閥不擇於是而市井錐刀公門糞除之子弟彫蟲詭遇且與天子坐論而禮絕百僚嗚呼君子之於小人猶□□之於□□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別之也一亂而無不可亂矣六代固嘗以夷狄主中國矣而小人終不雜於君子彼廢而此不廢矣至於兩俱廢而後人道之不滅者無幾矣拔濁流而清之將謂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於小人而道遂衰道大則荒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塗者無遲隧而任人之行則蔓草遍於周行而無所謂津塗矣其位君子也其職君子也其飾文物以希當世者君子也而錐刀糞除之聲習而聞之殺父碎母之色狎而安之則廉恥喪於天下而人無以異於禽故曰將引小人而納之君子寔夷君子於小人也小人雜於君子而仕與同官學與同師遊與同方婚姻與同種姓天下無君子皆小人矣□□皆□□矣可勝痛哉有王者起無仍朱溫惡清流之惡名世興無避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坤於不毀乎

吏民得告守令拓拔氏之制也拓拔氏自謂恤弱民而傲貪虐以伸其氣自以為快而無知者亦將快之要為夷狄駭戾之情橫行不顧以亂綱紀壞人心柰之何世主不擇而效之也以事言之能於天子之闕大吏之廷告守令者必非愚懦可侮被守令之荼毒而無告者也奉公有守憲有常守令猶以苛斂殘虐枉抑之而無所忌此其人見守令而惴惴弗敢逆者而能叩天子之闕登大吏之廷以告守令乎此詔行而姦猾守令以橫行守令且莫敢誰何鄉閭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敢有或為喘息者哉若夫貪墨之守令免此亦易耳寬假姦頑而與相比則愚懦者之肉恣食之而固無憂也其害於拓拔氏之世已著見矣而君子所甚惡者尤不在此逆大倫裂大分也姦澆薄而導悖亂也賤天之所貴夷堂虛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此則君子之所甚惡也夫人君誠憲守令之殘民與則亦思其殘民也何所自而吾欲止其惡也何以大正而小不能違夫流品不清而紕袴賢即胥史駟僇得以邀墨鉉選不審而輩金懷綺姻亞請謁得以獵大邑東憲不廉而糾參會察施於如水之心薦剋吹噓集於同昏之黨皆教貪獎酷之所自也原其所本則女謁興官寺張威專任幸進源濁於上流污於下其來久矣腥聞薰天始從而怒之假手於告訐之民以懲之必民之是假也亦惡用天子與大臣哉夷狄不能禁其部曲漸以流毒於郡邑無已而此法行焉堂堂代天而理民者明大倫持大法以激濁揚清而勿傷其忠厚和平之氣者焉用此為

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魏晉以降元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教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琅邪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元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為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為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來榮於羌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為數國禿髮沮渠之伏蠢動嗚呼之酋長耳殺人辱人唯其意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氏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關駟劉昶索敞師表人倫為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

以求榮於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東為衣冠禮樂之區而雷次宗何允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
儒較醜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
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
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
許衡標榜自黨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乎人而
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也雖然斯道至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

營陽城廬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諸弟以方州而託國政於彭城非但以為不拔之基也顧瞻兄弟不忍為權
臣所屠割相與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爾者鮮矣不然營陽廢而已興豈不早憂姦人之援立
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然則彭城之伏罪以廢棄彭城之不仁也於帝何尤焉義康之入解也唯對之號泣而無一
語義康而有人之心也其何以自容也義康奉顧命之詔劉湛即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義康而無奪奪之心乎
即不能執湛以歸司寇自可而折而斥絕之方且愛湛彌篤而不自斂約義康之心路人知之矣或曰義康非固有
其意而湛以傾險導之義康固可原也親則兄弟尊則君臣此立身何等事而可謝咎於人之誘之也哉扶令育諫
文帝以保全義康則可矣欲使召還而授以政是亦一劉湛也其見殺亦自取之也

當其重也則孔子之車顏淵無柳而不可得也當其輕也則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如野穀之在山麓水湄而人思掘
之也謝靈運范煜彫蟲之士耳俱思蹶然而興有所廢立而因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輕哉何昉乎昉於司馬懿也
王敦桓溫死而不成桓元狂逞遂志而終以授首傅亮謝晦徐羨之甫一試其凶而身膏鈇鉞而靈運煜猶不恤死
以思債與唯視天下之果輕於一羽而冠夫舉之無難也范煜之志趨無常何尚之先知之其處心非一日也靈運
猶倚先人之功業而煜儒素之子弟耳一念快悞而人主縣命於其佩刀之下險矣哉蕭道成蕭衍之僥得也靈運
煜之僥失也一也夫位之輕若此曹操所經營百戰而不敢捷得者也故曰司馬懿昉之也位不重不戰不戰天下之
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戒其異志必有道矣

舉以重百官賈生曰既尊廉高知言也夫

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句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即使人學
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劭而欲謀篡登自臺四顧不見人使童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
占為占而不知以學為占也允曰亢龍有悔焉而元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為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天下
無所謂吉得之謂也無所謂凶失之謂也無所謂得失善不善之謂也然而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者兩俱仁而有不
廣而俱義而有不精時位變遷而爭之於毫末思慮窮而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折中以協乎貞則易之所以神而
筮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臣之忠子之孝義之必為利之必去昭然揭日月於中天非偶然朽骨枯莖乘不誠不道
者之私以妄動任術士之妄謂之吉而遽信為吉以禍天下而自戕者所可竊以億中也然而易亦未嘗絕小人而
不正告之也通其義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懼焉夫小人之為不善行且為天下憂故易不為小人謀而為下也
憂懲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則禍亂不作故大義所垂以過小人之惡者亦昭著而不隱嗚呼知此者鮮矣而高允能
知焉不亦善乎朱子乃謂易但為卜筮之書非學者所宜學何其言之似王安石而顧出允下也麻法至何承天而
始得天前此者未逮後此者為一行為郭守敬皆踵之以興而無能廢承天之法也子曰行夏之時傷周麻之疏也
麻莫疏於周莫亂於秦惟其簡而已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六有未朔既朔月晦而食者簡故疏也秦以連亥為歲
首置閏於歲終閏故亂也麻無可簡者也法備而後可合於天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在因日躔之異於
古知歲之有差以月之遲疾置定朔以參合於經朔精密於前人之聰明以漸而著其於人也聰明以時而啟唯
密以察者能承之拘蒞之儒執其習見習聞以閉天之聰明而反為之謗毀鬼瑣之士偶得天明之一端自謂其神
奇而欲廢古人之規矩以為簡捷皆妄也古之所未至可益也益之者改之可改也古之所已備者不可奪也奪
之而使亡焉則道因之而永廢矣廢古而亡之取便於流俗苟且之術秦之所以亂天下者君子之所惡也郭守敬
廢麻元俾算者之簡便徇流俗爾麻元廢則甲子何所從始美以紀年而美以紀日邪近乃有欲廢氣盈朔虛以中
氣三十日有奇紀孟仲季而廢閏並廢月者是天垂三曜而廢其一也夫人仰而見月以月之改矣知四時寒暑之

且更矣舍之而以中紀歲非據麻之成書而人莫能知時之變遷矣故古之以朔紀月而為閏以通之於歲者所以使人仰觀於月而知時猶仰觀於日而知晝夜何可廢也備古之所未逮則自我而始垂之無窮古法廢則自我而

且絕此通敵之大端君子之所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豈徒麻法為然哉
王元謀北伐之必敗也弗待沈慶之以老成宿將見而知之也今從十餘歲以下錄其言論風旨而觀之知其未有
不敗者也文帝曰觀元謀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談而動遠客之雄心不敗何待焉兵之所取勝者謀也勇也
二者盡之矣以勇則鋒鏑雨集車馳騎驟之下一與一相當而後勇怯見焉以言說勇者氣之浮也侈於口而餒於
心見敵而必奔矣若謀則疑可以豫籌者也而豫籌者道退之大綱而已兩相敵而兩相謀扼吭抵虛聲左擊右陽
進陰退之術皎然於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為用唯夫呼吸之頃或縱或虛或實念有其萌芽而機操於轉
眴非沈潛審固凝神聚氣以內營則目與心不及動辨起而智不能決故善謀者未有能言其謀者也指天畫地
度彼參此規無窮之變於數端而揣之於未事則臨機之束手替於死生而喋無一語也必矣元謀之勇大聲疾呼
之勇也其謀雖鳴而寤畫食捫腹之謀也是以可於未事之先對人主而柱笏掀髯環瑯四延之眾今亦不知其
所陳者何如一出諸口一濡之筆而數十萬人之要領已塗郊原之草矣況又與江徐文墨之士相協而鳴也哉薛
安都之攻關陝而勝也魯方平謂安都曰卿不進我斬卿我不進卿斬我流血凝肘而不退兵是以勝武陵王駿之
守彭城而固也張暢謂江夏王義恭曰若欲棄城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駿聽之誓與城存亡城是以全錄此觀
之拓拔氏豈果有不可當之勢哉勇於生死之交謀決於安危之頃武帝之所以滅慕容俾姚泓姚興而與不
敢動奪拓拔嗣之城以濟師而嗣不敢逼亦此而已矣皆元謀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見之口遂言之反
諸中而無一虛靜靈通之歸以受情勢之變而生其心則事與謀違會矣指晉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
見之矣言兵者必死於兵聽言而用兵者必喪其國趙括之所以亡趙景延廣之所以亡晉一也最下而郭京中甫
之妖誕與焉有國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廢不用猶且著為論說以惑後世而貶民於無已易曰弟子與尸坐而論
兵者之謂也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為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
浩死而後世之史益歲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教也禮樂
刑政之興廢荒隔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徵之即有不與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
所錄來詳著其不可為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
愧而不屑戴之為君則浩之為功於人極者亦偉矣浩雖殺魏收繼之李延壽繼之撰述雖歲而語汾力微之歲迹
猶有傳者皆浩之追叙僅存者也前乎此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
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
瀛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國者非有崔浩洪漢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其與也若
列之漢唐宋開國之君而有餘休其亡也則若無罪於天下而不幸以亡也瀛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絕於人心矣
瀛其能無愧於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瀛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為蒙古掩其口使後王無所□以□其□後人無
所□以□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後之作者雖欲正之無徵而正之瀛之罪延於終古矣

生人之大節至於不憚死而可無餘憾矣然士苟不憚死則於以自靖也何不可為而猶使人有餘憾焉是可惜也
袁淑死於元凶之難從容就義以蹈白刃其視王僧綽與廢立之謀變而受其吏部尚書以迹露而被殺者遠矣雖
然元凶幼之與君父有不兩立之勢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淑為其左衛率無能改其凶德辭官僚而去
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將士親行酒以奉之梟獍之謀決矣發其不軌而問之於帝不可乎言以召禍於此
而死焉可也伐國不問仁人其嚴氣有以籠之也風稜峻削獄立而為元凶所忌或殞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
時元凶尚敢就謀成敗乎且其官衛率也將士之主也元凶不逞握符麾眾禽之以獻不濟而死焉可也何躊躇永
夜而被其脅使登車而泯泯以受刃乎傷哉淑之能以死免於從逆而往再以徒亡也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淑之
於義曙矣而勇不足以堪之將無有擊其情而使無勇者存邪勇於定亂勇於討賊難矣勇於去官決於一念而唯
己所欲為者也此之不決則死有餘憾為君子者可不決之於早哉養勇以處不測之險阻無他爵祿不繫其心則

思過羊矣

晉宋以降國法地大倫數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啟而與下壹桓彝同其贈恤王謚解天子重殺以授元死反歸而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覲顏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惑也如是宜速殲以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喪而父子之倫尚存也元凶為逆孝武起兵以致討元凶敗矣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濬就江夏王義恭以降而但問來無晚乎固自謂得視王謚斌猶可立人之朝濬猶可有其封爵也於是斬斌於軍門泉濬於大航法乃伸焉則人知覆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於斯時也義憤所激天良警之人理不絕於天下恃此也夫故延及齊梁而父子之倫獨重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區區孱弱之江左擁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存一綫人理於所生而若或佑之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不學不慮之性矣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而無有正天誅者然後江東瓦解以漸滅興亡之故繫於義倫豈不重與

孝武帝

勢變情移而有无妄之災恬不知警違時任意則禍必及庸夫之恆態也惟然而巧者測之急改其常度以迎當時之意指乃至殘忍甚害為同類所飲恨而不顧以是為自全之策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而究以得全者亦鮮矣孝武以藩王起兵而受臣民之推戴德望素為諸王所輕不自安也於是殺鑠誅義宣忍削本支以快其志江夏王義恭誘逆劾棄南岸單騎南奔上表勸進新逆濬厥功大矣於是畏禍之及己也條奏裁損王侯九事以希合孝武未言之隱削刺諸王以消疑忌夫義恭豈無萬萬之恩利非在己而滅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何也以為先自我發而人不得挾短長以議已全軀保祿位之術自說為工矣或曰遇暴人丁險運不投異姓以制我之權而自任之則禍泯於無形亦知時度勢者之不廢乎浸不若此而以為懿親固根本之言投於猜忌之衷無救於時而祇以自害矣可也曰君子之處此固有道矣物激矣而持之以定禹之所以抑洪水也勢危矣而居之以安孔子之所以解匡圍也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出乎聖即疾入乎狂義恭之狂也無以持物而自奠其居也君之忌而寡恩矣義宣等之不輯非必妄干天位而貪權勢以啟收人之釁矣義恭以有居百僚之上誠危矣而遠嫌以消疑忌固無難也自

謝不敏翩然而去之養疾邱園杜口朝政則於以自全焉有餘矣而何事導君以殘刻而已為不仁之備哉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或有聞風而相效者則宗族以保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其不然也為孝武獻殘忍之謀者豈伊無人而我處無咎之中不已裕乎唯其欲為功以固榮寵也而違心以行顛倒之政引君以益其愚斂眾怨以激其爭而後天理亡民棄絕國亦以危矣身雖苟免其嗟息亦何異於禽獸哉其究也逃孝建大明之綱羅翔翔百僚之上而終授首於于業狂者之自斃也未有免者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念之貪天理之賊聖狂之界也

拓拔氏將立其子為太子則殺其母夷狄殘忍以滅大倫亦至此哉然其後卒以未殺之淫媼擅國而召亂以亡徒以極杖天性而無救於亡何為者邪且夫母后者豈特不可殺而亦不必過為防者也周之過其麻也化始於關雎琴瑟鐘鼓唯是樂以友之而內治修國政不素彼為聖王之化不可及矣雖不及此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儀儼而視之如仇讎是忍也亦孰不可忍也將必如浮屠氏之盡棄家室而後可治也邪內教之脩尚矣迪之以陰禮而可使見德統之以婦職而可使見功夫婦人亦猶是人也無所見其功德而後預外事以為榮故先王勤飭以躬桑清種之儀勸賢以亞獻饋饗之禮有餘榮焉雖樂於自見之哲婦亦不思其幽閔深宮如團扇籠鳥之待飼而其志甯矣其次則后族雖賢弗任也內豎之服勤於宮中者弗庸也大臣得箴其舉動嗣子不託以匡扶制之道亦豈無術而必以為患哉不然人主六御在握方將舉天下之智勇而取草澤之雄夷狄之狡而制之匹夫亦有一匹偶而惴惴然唯恐戕我國家也不亦陋乎拓拔氏不足誅者也有天下者非猜而鉗之則昵而縱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非取法於齊家之聖化亦惆悵而不得其術也

源質請減過誤入死罪者充卒戍邊拓拔濬從之而獎質曰一歲所活不少是也又曰增兵亦多則亂政也拓拔氏自此而衰矣兵者宗社生民所倚以為存亡生死者也古者寓兵於農農亦農也王者莫重乎農則莫重乎兵於風有東山焉於雅杖杜焉相與勞來而詠歌之如此乎其貴之也後世召募興而樸者耕耨以養兵彊者戰守以衛農相為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獲之粟而不以為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為辱士抑如此乎其重之

也乃使犯鈇鎖之刑為生人所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為四裔之徒則兵之賤也嘗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脫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投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國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夫兵惟其精也不惟其多也士皆千金之士將專閭外之尊為國干城一旅而敵百萬烏合之眾罪人無行苟免而無慙雖多何補哉若以矜全過誤而貸其命則有流放之辟在焉賈之說塗飾以為兩得而不知其餒國之神氣以嚮於衰也後世免死充軍改流刑為命伍皆祖賀之術而建之為法行之未久而武備墜盜賊夷裔橫行而無與守國夫亦見拓拔氏之坐制於六鎮而以亡也乎

自魏晉以來至於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於近臣戴法興戴明寶輩尚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以苟全於是而其法始變春秋之季世卿執國非其族屬則謂之嬖大夫以孔子之聖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為卿也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即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事故之春秋莫敢相仍晉宋權臣繼據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將汙己讎之也若不兩立人君孤立而興廢死生不能自保蓋孽幸之名立以禁錮天子之左右流俗之裨政奪攘之禍媒也然而為人所親幸者率多邪佞貪譎導君於惡而弄威福以讎義利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恃為股肱者何也物之所貴因而自貴者道也物之所賤因而自賤者機也豐年穀賤而多糶穉陂澤魚賤而多臭腐物論之所趨物情之所競而物理之所歸以良楛必然之勢也九品之外無清流世俗之外無造士於是而不在此數者知不足以應當世之寵光積然自放而已其慧者又將旁出歧趨以冀非分之福澤故天子欲拔一士於流品之外而果無其人即有明辨之智幹理之才喻利焉耳稔惡焉耳於是而天下後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為任幸適以破國亡家而不可用亦惡知推抑而使習於汙下者雖有才智不能自拔也故人主之好尚不能不隨風俗以移而聖王崛起移風易俗抑必甄陶漸漬之有日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孝武以近臣閭大臣而終於亂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其馴致之者無以豫養之也

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太上以道處勢之先而消其妄靜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後應澄之於既成之後而亦可以不傾元凶造逆天下同儻孝武援戈而起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慘行戮兄弟而非忍天孰謂其非正者然而諸王擁方州以自大義宣反於江州誕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乘之以動而不可止於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遺餘力而終莫能戢嗣子雖不道而禍連發於同姓之標戈垂及明帝殺戮遂而劉宗遂亡波濤觸乎崖石逆風而歎薄亦至此哉揆厥所歸不可謂非孝武之師先之也夫孝武之師動以正也乃一動而不可止卒以倡亂者豈謂其不宣縣逆幼之首於都市哉度之於先而與物相安以息爭也固有道矣義兵之至建業也仍將授首君父之怨釋臣子之職亦庶幾盡矣乃以次則非長也以望則不足以服人也於此頓兵於宮闈正告諸王曰吾之決於稱兵也以君父不忍言之慘古今不再見之禍也今元凶已伏誅矣孤豈忍有利天下之心以蓋以德必有所歸社稷不可以無主吾將與諸王奉之使眾意有所屬臣子之道盡雖不為天子而志已遂矣如臣民以功而不我釋與抑引咎含哀不得已而受命推休惕之忱厚撫諸父昆弟以廣先君之愛則天下既服其仁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爭也天下定矣乃聽義恭之諂元凶未斬而先即位於新亭然則起兵也非果有割肝裂膽之痛而幸兄弟之逆以獲大寶也波自我揚而欲遏之也得乎既急於自立而莫能待矣則抑可自信曰均為臣子而諸王偃蹇於逆幼之世我既誅賊子而得之人情所歸非我貪也亦有諒我者其知順逆者也不足慮也其橫逆而逞者狂飆之拂水而已懷之以恩而尚不可革天下臣民自不迷於嚮背夫孰與我為敵者坦然無懼於彼而不軌者之意亦消即有妄動之狡童而義誅援孤亦不崇朝而沮喪矣乃孝武愷人也甫一踐阼而殺其弟鑾視諸父昆弟若人可為己之為而削奪禁制以亟摩曳之夫而後告諸王以不自保之情啟其覬覦徒樹荆棘於寸心以相捍禦非能禦也教之而已矣及身三叛而嗣子速亡不亦宜乎嗚呼以忠孝始以惡縮終懷惡縮於心啟戈矛於外惜哉孝武有仁孝之資而自流於薄惡天子之位猶可獵也孝子之寔不可襲也反居中而不誠居之不安而卒於亂亂其可止哉遏之乃以揚之得免於及身之戮幸矣

張岱歷事宋之諸王皆敗度之紈袴也岱感得其歡心免於舊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於仕為巧宦於學為鄉原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

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作皆曰吾有所以事之者也廉恥蕩而忠孝亡其術秘而不敢自暴也乃昌言之
而以為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吝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
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假令榮為傾宮將為之飾土木紂為炮烙將為之執鑪炭
乎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
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
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
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畫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惟也苟其有心
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
說廉恥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
侯之擅興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既齊晉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
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彊豪者殺之是蠹龜之相吞而鯨
鯢之相吸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漢古以來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士夷之長名
為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為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者也至於戰國流血成渠亦剝極而復之一機乎漢承秦
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嚴延年陳球之流充厲以嗜殺為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沿三代之敝而未
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母得專殺非手詔母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嗣
是而毒劉之禍以滅焉至於唐宋非叛賊不敢稱兵有司之酷者惟以鞭笞殺人而不敢用刀鋸然後生人之害息
而立人之道存不然□□□□□遺黎其能勝千虎萬狼之搏噬乎

前廢帝

沈慶之縛統以入而收劉斌斥顏竣而決誅逆劬何其決也及于業昏虐柳元景首倡廢立之謀而慶之發之蔡興
宗苦說以舉事沈文秀流涕以固請而慶之終執不從坐待暴君之禍又何濡輟不斷以自斃也嗚呼六代之臣能
自靖以不得罪於名教者慶之一人而已慶之曰但當盡忠奉國始終以之又曰非僕所能行固當抱忠以沒耳斯
言也斯心也抱孤忠以質鬼神而無欺者也君而不道天下固將叛之要亦無可如何者比于箕子豈不能刺紂之
首以奉微子哉而不爾者天下之惡無有踰於臣弑君者安社稷者亦以靖乃心耳如之何其千之如興宗之言取
青谿之鐘仗率倣之輩驅三吳勇士以入其能容子業使為昌邑王之從容以去乎宋之社稷且以之而傾而慶之
已尤為戎首矣懼禍杜門安居而俟命嗚呼之言豈知慶之之心者哉死生命也國之存亡天也己與孝武難難同
起嗣子敗類而遽以其血染刀劍天良同罔於心安能與阮佃夫壽寂之同為逆乎嗚呼董卓推陳留之刀司馬懿
解曹芳之重桓溫奪帝英以與簡文劉裕弑安帝以立琅邪皆假伊霍以為名而成其篡後此者道成之弑蒼梧蕭
衍之戕東昏皆已弑而必篡者也慶之三朝宿將威望望行於南北扶孝武以誅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將吏皆出其
門撲子業之游凶以解朝野之焚溺此乃乘時以收人心而獵大位之一機也嚮令獨夫已殄眾望歸且有騎虎
不下之勢宋太祖所謂黃袍加身不繇汝者劉氏之宗祏且移於沈而不可辭慶之慮此而忍以其身為恭操乎進
則帝矣退則死矣決之於心而安於抱忠以死故曰抱孤志以質鬼神六代之臣慶之一人而已如曰愚以亡身則
箕子比于先慶之而愚矣

明帝

殺機動於內禍亂極於外宋之季世拓拔氏未有南侵之謀也而淮西淮北席捲而收之薛安都一反面北嚮風靡
萍散而不可止謂明帝不從蔡興宗之言以重兵迎薛安都而使疑懼猶末論也帝與子勳爭立而盡殺孝武二十八
子是石虎之所以殲其種類者宋之不幸耳尚能撫有淮甸哉二十八王非皆挾爭心者也以子勳故而遷忿怒
以殲之骨肉之恩斬絕不恤則夫淮汝州郡應子勳而起者雖剖心瀝血以慰勞之固將懷芒刺於寤寐矣更待重
兵之見脅乎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子業死明帝與子勳兩俱有可立之勢而子勳兄弟為尤正
明帝據非所有逞其毒以殄懿親甯養假子而必絕劉氏之宗明於義者去之若污審於害者逃之若鶩尚敢與守

國而不急歸以飛邪孝武忘同姓亦至矣子業虐諸父亦酷矣至於明帝而抑其焉其後高湛陳情相踵以行其殘

忍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而抑不知禍福將謂鬼神之可欺也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自宋以來貞人志士之言絕於天下夏侯詳者名不顯於當時而能昌言以救劉劭之失殆覺然空谷之足音矣殷
炎在壽陽畏明帝之誅已欲降於拓拔氏詳曰今日之事本效忠節何可北面左社乎至哉言乎司馬楚之王琳而
知此不為千載之罪人矣以宋事言之子業之弑宵小挾怨毒而弑之起明帝於囚繫之中而振之以立為賊所立
乘間以竊位不能正其始矣子勳雖反乃以獨夫之將覆宗社而起未純乎不正也孝武以討賊而為神人主一子
不孝以次而仍立其子位固子勳之位也應子勳而起者名亦近正志亦近義詳曰本效忠節既賊初心豈自誣哉
夫既以名義為初心則於義也當審為先君爭嗣之子廢興義也為□□乎人為之存去亦義也兩者以義相衡而
並行不悖如其不可兩全矣則先君之義猶私也□□之義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義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
大則恥臣明帝而歸拓拔氏可哉嗚呼人莫急於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一往之意氣欲為君子勢屈而不遂其志
抑還問吾所自居者何等也情之所激氣之所迫倒行逆施則陷於大惡而不知而初心違矣故迫難兩
全之際捐小以全大乃與其初心小異而不傷於大同故管仲事讎而君子許之為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
懷子糾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國北走戎南走楚必與桓公為難而雪其憤恨之忿則抑匹夫匹婦之不若禽獸而已
矣君子之稱管仲曰從義從而不傷君子之妻則合異於同而無愧於天下詳曰本効忠節大正而固不昧其初也
宋以金贖劉景於拓拔氏其情惡其志慚矣懷不肖之心於隱微而千里之外見之不可聞也如斯夫何言乎其
情惡也景之北奔畏孝武之疑忌而見殺之明帝既殺孝武之子以洩其忿媚恐人懷孝武之恩而致怨於己故召
回承以暴孝武之過曰彼欲滅兄弟而我復之託於景以揚孝武之惡懷隱而故為之名也何為乎其志慚也休仁
者亦其兄弟所與爭國而有功者也疑忌既深休仁自解揚州牧以免禍而終不免於鴟祥與休仁若無毫髮之
嫌而先後被殺所僅全者庸劣之休範耳景才非休範之匹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畏其在外且披疆敵之勢以入
爭其養子姑君之歸使其反邪鴟殺之禍必不在休仁兄弟之後欲加之罪而何患無辭乎故曰其志慚也於是而

魏人知之矣亦知之矣凡兄弟之詞而無來歸之志魏以全景而承以自全灼見其惡而遠之惟恐不夙人其可

以固乎哉論者乃曰賈景義也亦嘗見明帝滅絕天性之惡已著而不可掩者乎

佞佛者皆非所據而據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自古帝王至於士庶其果服膺於釋氏之說而篤信者鮮矣其為教
也離人割欲內滅心而外絕物而佞佛者反是為何其篤信之慕哉而居天子之尊□□而為□□之主德薄才非
自顧而不知富貴所從來懷德負慚切竊而覺夢魂之不帖始或感冥報之我佑繼或冀覆餗之無憂於是而佛氏
宿命之因緣懺除之功德足以慰藉而安之故□□之君篡逆之主屈身降志糜國殃民以事土木之偶而士大夫
之微幸顯榮乃至庶民之姦富者亦惑溢分之榮膺所自致而幸災者不及其有因而述其空寂之說者則以自
文其陋而已非果以般若涅槃為身心之利而思證入之也於是而浮屠之為民害也不可止矣拓拔氏置僧祇佛
圖戶奪國之民而委賦役於貧弱之農民其主倡之州鎮因而效之徧天下以為民害請楊街之伽藍記窮奢競靡
而拓拔氏以亡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浮屠氏其羨慕矣然則拓拔氏之誅沙門又何也彼乞靈於億鬼事異而情
同皆懷歎於人而徵福於鬼夏書所謂巫風也

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槍敗以為功匿寇而不聞一危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
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怙權者尤為烈焉邊將之言曰無寇則朝廷輕我邊荒盜賊之言曰無我則
汝之為將也削奪誅殺隨之矣於是而挑寇也養寇也縱寇也無所不至弄玩人君於股掌之上一恐喝而惟我所
欲嗚呼此固猜疑防制自以為智之主也而玩弄之如嬰兒不亦傷乎宋明帝欲除蕭道成首伯玉為之謀使輕騎
挑魏之游兵而處以警聞由是而道成終據兗州以立篡弑之基故槍敗以為功匿警而不聞者視此而禍猶小也
擇人而任之既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王而闇者猶次也
趙武靈王授位於子而自稱主父廢長立少恐其不安於位也拓拔宏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而恐為人
所篡奪也宗愛弑兩君而潘粲不立乙渾專殺無君宏幾死其手故宏年甫二十急欲樹宏於大位以素統臣民而
已鎮撫之猶恐人心之貳也故先遜位於子推使群臣爭之而又陽怒以試之故子推之弟子雲力以為子推辭

而陸韻源質高允皆犯顏以諫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猶武靈之自將以征伐皆託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為辭也此二主者皆燭智有餘事功自喜豈憚勞而舍國政者乎宏好黃老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遜位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其託於清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說道行之巧龍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龍子推而制之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所錄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為申韓機詐興而未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也夫古之明王豈不欲安其家嗣以真社稷乎唯豫教而游之於大學一時之俊士皆有恩紀以相結而擇師保傅以輔之學以成德以修而授益以固美事此哉或曰宋高宗之內禪論者何以無譏也曰高宗以孝宗為太祖之裔疏遠已甚不得不早正位以防爭而高宗年已及耄也唯其時唯其人而已矣

有不待勸者士之學也農之耕也勸士以學士乃習為為人之學為人而學學乃為道術之靈世道之患升俊有常典養士有常法人主尊師問道以倡之士自勸矣若且命而夕飾之賞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勸學之名而士日以偷果有志於學者豈待勸哉宋之偽學之禁而士趨朱子之門也如歸禁之不止何用勸邪雖然士無志於學勸之而不學弗能為益而猶無傷於士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矣其麻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勸而勸之也遂以偽農方其恪共於耕之日士女營營匪朝伊夕從事於隴首而吏擁車騎喧於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於是刻覈之吏搜剔狼萊以增益其賦苛求餘丁以增益其後而民愈傷夫古之省耕者君與民親而天子之圻諸侯之國提封既狹不容委之有司且君有公田自備其養而以餘惠民也後世盡地以與民而但收其賦稅薄賦則可弗補助息訟輕徭則可弗省督胡為妄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擾婦子於耕儲哉拓拔氏夷也聞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為勸農又勒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情祿之罷民其撓亂紛紜以使民無甯志也不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尚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而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土害及於四百餘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曰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之□其孰聽之

後廢帝

紂之亡也正名之曰獨夫獨夫者有天下而國必亡身必戮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先王之澤不足以庇之況在下位而為獨夫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劉休範以庸劣而免於收主之殺乃乘君死國亂之際而求于夫位張敬兒以一健卒入二萬人之中斬其首無術之者此其為獨夫也矣疑而可為天子乎然且幾陷建業為天子其哉晉宋之末天子之易為而人思為之其職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試為邑宰者何足謂為大賢哉草芥而已矣天子如草芥而人思為之不克而為獨夫以死者休範也為之克而終為天子者蕭道成也以小慧小才言之則道成之愈於休範也遠矣以君天下言之則休範道成一也皆獨夫也道成試君張敬兒取白帽加其首曰事須及執為道成之腹心者敬兒之流一休範之許公興丁之豪也褚淵雖貴而無稱於守止此三數人而攝宋之宗社如一羽授之道成而道成居之以安嗚呼至於此而天下猶有貴賤之等差哉賢不肖尤非所論矣曹氏之篡也威服羣雄而有討董卓之義有迎駕於蒙塵之功焉劉宋之篡也滅鮮卑俾夷蕩妖賊夷桓元恭帝所被奪而不怨者也司馬氏篡矣而平遼東滅蜀漢四世而後得之道成者壯篋之盜媚一褚淵而已哀然正面而立論者以罪褚淵未盡也淵一亡賴之鄙夫耳安能以天下與人哉微淵而道成固足以篡無他唯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為之者也前有道成後有霸先五代有石敬瑭劉智遠郭威而篡奪亦將息矣未有天之所子人之所君而人思為之者也君子於此遠之唯恐不速陶宏景其如此矣唯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目天而心憐之已爾

邊外之輕於殺人其天性然也有時乎思所以生人而非果有不忍人之心乃以生之之道殺之遂自信為矜恤嗚呼民之遇此也可悲也夫拓拔宏重用大刑多令覆鞠以自說其於怒而因擊積年不為決遣其言曰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圖圖為福堂哀哉民之瘡痍死於犴獄者不知凡幾而猶謂之福堂邪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慎矣速斷之而刑者刑免者免各得其所而無所連逮即或明慎未至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何也擇折獄之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入之罰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夫人之情偽不可掩於初犯之日證佐未舉其詞尚直情窮色見猶可察也迨及已久取案牘而重覆理之移審於他署而互相異犯者之辨且屢屢屢伸而錯舛

益其目眩心疑愈以亂矣不留者取人之初心而驗其誠也非今歲一官明歲一吏顛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徒以饑寒疾疫死之於叢棘之下不亦慘乎如是以為於恤亦嗜殺之轉念而已矣若其罷門房之誅則得之矣乃門房之誅所自來亦有繇也□□而主□□王侯將相皆其種類群起於馳逐之中德德俟俟以為群友則一人富貴而合族驕盈耕者不耕獵者不獵倚勢門互相煽虐非被誅者之陷及門房而門房之陷人於誅者多矣安與同其噬搏危與其誅莫亦自取之矣前之立法者深惡夫合族之蠱集待食於將吏眾為虐而一人獨嬰其禍弗與懲之而門房之敗類橫逞益烈也罷其誅不禁其朋從之惡拓拔氏之所以斂怨而終亡也

順帝

國無人焉則必亡非生才之數於將亡之國獨儉也上多猜則忠直果斷之士不達上多猜而忠直果斷者誠則士相習於葺靡雖有貞志發焉而不成守自孝武迄於明帝懷猜忌以待下四十餘載矣又有二暴為之狠毒以間之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而葺靡圖全之習已成其不肖者靡而至於惡以戴叛逆君父而不媿則褚淵之流是已其賢者雖懷貞而固靡其敢也則不足立皎皎之節即使其成而抑無以收底定之功則袁粲劉東是已粲與東孤立而思抗悍鷲多徒之蕭道成不愛死以報劉氏則固無容深求者梁開道成廢立之謀而不能抗辭以拒之東以軍旅一奪道成授之以篡逆之柄且置勿論徒以決計以誅道成幸而克矣不知二子者何以處沈攸之而終延宋祚也蒼梧之昏虐安成之異懷皆道成所不以置諸目中者所與爭天下者攸之而已攸之又豈有劉氏之子孫在其意中乎攸之之欲為道成也非一日也兵已順流直下而道成授首於內則攸之歌舞而入挾重兵居大功握安成於股掌二子欲與異而固不能委社稷於攸之擲宗祚於道成有以異乎吾知二子者歧路倉皇欲如今日之捐生以報國不可得已此無他以剛決為嫌以深謀為諱自孝建以來士大夫釀成離容觀變之習蔡興宗已啟其源而流不可止也故興宗之死無可為可惜者與宗存則為哀為劉否則為謝耻而已史稱蔡簡淡平素無經世材非無材也狎於全身避害之術以逃猜主之鼎鑊氣已蒸而不可復張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駁下者其下憚焉而旁流剛化為柔直化為曲密化為疏禍伏而不警禍發而無術為君子者無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論已終

讀通鑑論卷十六

齊高帝

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此有拓拔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口口

船山遺書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郡世後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其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唐曰州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識知事力情偽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親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恒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於民而民亂疆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唯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偽唯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唯州牧刺史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恒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枚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為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名為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使於督迫者積矣實為天子之令而威已媿則民之無懼於上守亢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為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遺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書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為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關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眾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

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南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眾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
義拙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蓋豈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
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為稱藩於魏之約以歲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泉
誠拊心而自問果開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豈亦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
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劫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泉之耽榮寵於素虜則千載以下可安迹以知心者也
義不義決於心而即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孱士行喪權新君以戕舊君曰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而
人皆賤之弟紹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貴以封爵為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
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為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錄兩之差昧也黨黨逆而叨佐命之
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馬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
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
任之為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
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弒者無他已則不孝脫履下進而忌袁粲之終與欲奪髮以陷
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繁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為之而不恤於是永為禽獸不足比數
於人倫故閨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活子弟不願以為父兄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
而苛責之邪褚貴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隱之恩無他忘利
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權勢而擊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冲主為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託
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其為淵者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大人之賤之也夙矣不待惡已著見而後
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蓋論以取官可謂僥矣雖然其立言之不
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統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
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避為風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
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為因得而實縝縝修之行而為士流因
得之資也而自以為貴富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
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無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為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
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掠遠走之寇盜未有不衄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以成
乎其不滅縝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
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一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
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為惑也不解縝愈氏不能保其正宜縝之所克任哉夫其
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賤為糞溷韓愈以送窮為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
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自笑而賤之允矣無制之孤軍必為寇盜禽也
官無常祿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職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
畏死素可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末班祿也枉法十足義職二十足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職一足枉法無
多少皆死徒為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職一足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
羿之彀中則將說道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
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匹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職一足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
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氏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
曰小人之無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
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道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氾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為此議者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之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究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即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樂食邪其害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無及矣抑如冠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陷凶危追悔弗及矣錄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以治眾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眾大則濟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以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數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為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畧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不起不能易言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清濁而為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常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之置一豹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賦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強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黜者因公私歛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為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以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易易也然則三五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為已密而五家柳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

空濶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強豪者不橫若李冲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為當長復其二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眾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復裏邊方山澤肥瘠人民眾寡風俗清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

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謂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唯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相鄰之鄉為醞酢多有非穀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整經年之精糶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斤之如土芥故穀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曰擊齊梁之饑等充室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糶則愈賤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儲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弗禁也無已賤則官糶買之而貴官糶買之此常平之法也而未猶未盡也官糶買何必凶年而糶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蠲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筒以歛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於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為流通亦何待官之糶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與於仁救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擊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宜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論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偽天下喪其質則道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為欲為君子之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閱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猶有存焉者

動也。嗟之。開對人而生其媿。作不知道者曰忠孝。德友之淺。深厚。誦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為。則坦然行於所
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兄
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即安情。此一動而天性之孝慈。引相而出。小人之惡。微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
上術。與近世有南宮。龍文。舉者。為禮部郎。其父受贖於家。貽書文舉。為人求官。選者得之。其父逮問。遣成而文舉以
不與知。句免。泣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廢。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
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唯正統。則駁論而不思。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
欲承符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符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馬夏尚元
殷尚曰。周尚亦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行之說。元為水。白為金。亦為火。於相生相勝。豈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
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者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
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
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
但以混一者為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為正。而亂。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秀出之。孤緒以
蜀漢。擊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可以繼漢。邪。蕭譽以滅宗國。為據彈丸。而欲
存之。為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李存勖。朱邪之落部。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
妄。於諸國之上。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樂者云。然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
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馬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豈於論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嗚呼。嗚呼。為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弒之資者也。夫唯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
予以柄。而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道矣。
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東也。蕭譽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

賢其於放資。猶過別矣。而優柔。惟性。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為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
子之惡者也。全日。碑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稱。當知光深。而為國亦至矣。然終日。碑之世。霍光不
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碑。固毅然。以社稷為己任。而特避其名耳。秉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托孤
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避。知姦賊之巨測。而奢奢。然修禮讓之文。宗
社之任。在躬。瞻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末。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
謙為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為謙。而召姦。究以得志乎。秉忠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
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涓。獨寐寤歌。胡為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尚書。則曰。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為君。固已。然曰。世祖
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暮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者。暮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裂繒。鑿之事。連也。徒以擲。塗。賭。跳
之戲。遂蕩無帑之窮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王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
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即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王坐卧
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弒主。自立。王。宴。徐。孝。嗣。文。致。鬱林王之惡。以槍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
於宋。主。子。業。及。豈。皆。備。紀。其。惡。窮。極。歲。燮。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弒。君。而。篡。其。國。詎。可
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谷。則。極。乎。醜。詎。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德。於。逆。劫。也。明。帝。之。必。欲。之。豈。而。固。其
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之。子。孫。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為。主。之。心。不。以。戴。賊。為。恥。誰。與。進
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弒。之。已。耳。此。三。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
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計。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已。其。之。辭。曰。此。其。宜。乎。弒。而。宜。乎。篡。者。也。惡
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恣害之謂也。殘忍。恣害者。抑

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矣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測測以不實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遠去其心也唯夫為善不力為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澆滑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為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鼓其蕩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此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熱之習氣者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抑其馬肅穆之精神也謝瀾與客圍碁局竟遂卧而不問虞仲開變但曰王徐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敷則託疾吐熾而去謝朓出為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為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若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清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唯若淪淪駸駸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唯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為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恃高武之子孫殺戮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奕之間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防閭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與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恩亦由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為門生所殺頭墮而身不僵夫一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為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胄華門清流文苑之選世且以為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鑒下壺桓彝之流秉正有若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身以宏濟其艱危乃及謝傳費王國賢用事以後在大位者若有衣鉢以相傳擅大

位以為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稷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以前保官位為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為浮雲之飄散唯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緣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為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也問井之子弟受一項曰於祖父而即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代齊為辭當時亦孰不知其偽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為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偽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人有未三日而不可不食者况其在麥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官妾之側孰禁之果不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宏之習於偽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桃廟祀國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為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識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為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帝豈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為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唯宏爾後之論者猶之以為斯道之禁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為後世所欣慕則儒者所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為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規宏之所為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偽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漢儒附託之文具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

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婿也吉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暹光要與同反復以吉左輿威為暹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秘其謀從暹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為內應於義既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以為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為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徵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已相加而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責友朋之憾握粟出下自何能毅朓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誠哉其可悲乎夫朓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巨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馬靜而若愚簡而若鴻既已為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間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木彊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應而欲相告至其前而默然已退禁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得而延庶其免夫朓之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曄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未可禁以加朓也

東昏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者何慕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為道不待冥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夫者之不慕非有慕之心恨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慕則於冥而慕之也滋甚唯使弋者忘其慕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遠其以銷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欲則反欲劫有允為尚書令敬則長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允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點而尤危矣惟慧景反逼點召之點弗能脫唯曰與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謂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允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若罔知也守其機之恒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恒而自安於道且若此矣况君子之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者乎飛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吳越之間而不以浮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

與相知而曲為之護亂君亂臣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為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曰也故飛者非帖之以不可慕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與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亦不待冥而始決也持已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已何知焉是故楊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因為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

齊之逆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昏之虐非蒼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甚矣一帝殂一嗣子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同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為奪之名當辰之席未煖今將之穢已成謝晦一啟戎心而接跡以踵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祐也劉暄也蕭暹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徵後起而益烈汲汲焉唯手刃其君以為得志爾身為大臣不定策於廟命之曰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顛覆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尚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舉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顧不偉與於是而蕭懿獨東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易其節弟衍說之而不聽張宏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曜甫知之勸其奔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可不謂傲傲炎炎天日在心而山嶽孤立者乎沈慶之不忍廢子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領受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為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視嗣君如圈豚旋執殺之懿為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撲之者蓋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

蕭景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景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瑄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為重也乃景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行之勢成景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知之之非裕行之為而不爭乎景且為劉毅穎胄且為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又裕行之幸也景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寬免於兵爭者五十餘年則穎胄之死非徒行之幸抑天下之幸也穎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篡主唯衍差為近正者有二穎胄惟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

欲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而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
我狄則其視劉文靜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為正矣穎胄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順帝蕭鸞
立海陵之故智且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
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孰而衍已自立未嘗一日
立於南康之廷非已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禪也又有聞矣故曰視諸篡者為正近也藉令穎胄
不死必陽奉南康以與衍爭而規滅衍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
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衍之惡不可掩者則弑和帝是已衍固欲置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
然衍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諛則衍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葺頑而欲師道成鸞之故轍死而其隱隱耳
行之所不屑也

